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9 世紀語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發現了历史比較法．有了这种方法才可能对于語言事实的独特性和特点作严格的科学解釋和正确的分类．这个方法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和解决許多复杂的語言学問題，特别是亲屬語言关系問題、每种具体語言發展的分期問題，并且对于了解語言發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規律非常有帮助，只有借助于历史比較法才能够正确地、有科学根据地解讀古老的早已死亡的語言，从而增加了我們对各民族古代历史的知識，更加丰富了关于語法和詞彙語义过程（特别是印欧語系的）的知識．而最重要的是，只有借助于历史比較法才有可能建立个别語言和語族的科学历史．历史比較法的出現，对于語言学这門独立的科学的發展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語言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極重要的阶段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历史比較法的發現不是某一个國家的事情．比較各种不同語言这个想法，是因为有共同的前提而在若干國家同时产生的．这个前提就是 19 世紀初叶在欧洲已經收集了一些关于古印欧語的材料，并且在这一时期科学知識的發展水平也大致相同．最初只是在某些詞的語音和語义相似的基础上来比較語言，而对于語言的形式不作历史的分析．如 1811 年出版的一位佚名的俄国作者写的"論梵語和俄語的相似"(О сходстве санскр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русским)一書就是一例．在这一类的著作中还談不到制訂一些正确的有根据的标准来确定語言的亲屬关系和断定所比較的許多語言共同具有的某些个别語言現象的原始形式．因此，对于历史比較語言学的發展来說，这些著作的意义有限，就是只收集了一些对于深入分析和作重要概括时所必需的語言事实．

19 世紀 20 年代的一些語言学著作中才有了历史比較地研究語言材料的經过严格論証的方法和原則．如丹麦的語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 (Rasmus Rask) (1787—1832) 所著"古代北方或冰島語言

起源的研究"(Uudersö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 这是 1814 年作者在論文竞賽时發表的，于 1818 年出版；德国学者弗朗茨·葆朴 (Franz Bopp) (1791—1867) 所著"論梵語动詞的變化体系与希腊語、拉丁語、波斯語、日尔曼語的动詞变化比較"(Ueber das Conjugation 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1816年出版)；俄国語言学家 A. X. 沃斯托柯夫 (A. X. Востоков) (1781 — 1864) 的著作 "論斯拉夫語言 (斯拉夫古文献語法序論)"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лавянском языке, служащее введением к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его язы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ой по древнейшим оного письменным памятникам) (1820 年出版) 以及雅柯勃·格里木 (Jacob Grimm) (1785—1863) 的 "德語語法" (Deutsche Grammatik)，該書第一卷于 1819 年出版。

这些著作給历史比較語言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些著作一致認为語言的比較应当首先建立在分析語法形式的基础上。如果它們的語法形式根本上相近，那么就可以設想这些語言有同族关系。至于詞彙方面的情况，如果个别詞之間有对应的关系，也不能認为是同族关系的可靠証据，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講这种話的民族存在的某个时期借用外来詞的結果。在确定亲屬語言关系的时候詞彙的对应只有在斷定語法詞素（前綴、后綴、詞尾）有确切对应的情况下才被作为补充材料来利用，同时还应当首先利用具有最簡單最古老的意义的根詞。葆朴、拉斯克、格里木、沃斯托柯夫这几位历史比較語言学最初的代表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指出必須要对語言的語音方面作詳細的历史的分析，这一点尤其重要。在現代語言中詞的語音上的相似可能是不可靠的，可能是在这些語言發展的过程中后来才产生的，有时甚至是偶然的巧合。所以必須要追溯这些个别的音組在一种語言里或一組亲屬語言里長期存在过程中的發展情况。經过这样的分析，就能够弄清楚一个語族里或每一种語言里語音变化的一些規律。历史比較語言学中最重要的規則就是要遵循这些規律。于是在語言学的历史上首先在印欧語系个别語族的語音發展中弄清并确定下了一些規律。例如拉斯克和格里木确

定了日尔曼語輔音轉移的規律，这一規律起作用的結果使得日尔曼語在印欧語系里發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語族。另一方面，根据这个轉移的規律使我們有可能在日尔曼語和印欧語系其他語族的語言的外表不相同的詞和形式中找出它們的同源关系，如德語的 acht (八) 和俄語的 восемь，英語的 water (水) 和俄語的 вода，英語的 father (父亲) 和拉丁語的 pater 等等。格里木發現了古高德語輔音轉移的規律，这种輔音的轉移使得高德語具有不同于低德語方言和其他日尔曼語言語音構造的特殊的語音特点。

談到日尔曼語的輔音轉移，必須說明：在阿尔明尼亚語、奧塞丁語、赫特語中也有类似的轉移情况。那么，在这些特点如此不同的印欧語言中都有这个特殊的語音过程，是否有它共同的原因呢？这个問題在科学中还沒有获得滿意的解决。

研究語音的規律就能够把印欧語系中亲屬关系更近的語言划分为一个个的語族，并且能够确定个別語言發展的分期。例如沃斯托柯夫就确定了斯拉夫語的，特別是俄語的历史分期。沃斯托柯夫利用他对斯拉夫語的語音結构（至少是对"юс"）元音的历史比較分析的成果第一次在斯拉夫語言学的历史上試圖确定斯拉夫各語言相互关系的特点以及各个語言对古斯拉夫文学語言的接近程度，而且有一定的成效。同样，格里木把历史-語音的标准作为德語历史分期的基础：輔音的第二个階段使得古高德語从西日尔曼語支中区分出来。古高德語时期的特点首先是非重讀音节完全不發生元音的弱化；在 12 世紀以后的書面文献上所看到的非重讀元音弱化的情形是划分中古高德語时期的主要根据；而在 14 世紀的書面文献上所看到的古二合元音的緊縮和長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則被認为是近代高德語时期的特点。尽管这种分期法又为后人更仔細地修訂过而使它更加确切，但是历史-語音标准仍未失掉它的头等重要性，这并不是偶然的。語言的历史分期不可能把語言發展的一切方面的情况都同时拿来作根据，因为語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就必須有它的穩固性，而这种穩固性又是依賴語言各个要素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时性的。当語言的某一种質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时候，这种变化就被語言其他質的相对穩定性所均衡，这样就不会引起語言功能的那怕是最小的中斷，也不会稍許減弱語言的交际力量。比如說，

詞彙中的某一部分有了大量的补充，那么新詞就加入了旧的很早就在語言中巩固下来了的詞的行列中去并按照習慣的語法規則組織起来，它們很容易表現出自己的意义而并不使人难于理解，如某种語法的質發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过程是非常緩慢的，而且是按照逐漸地改变旧質的意义的途徑进行的，同时語法的其他的質仍处于稳定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新出現的东西并不致于破坏交际的功能．

正因为語法的質的發展的这种不划一性和不同时性、而且这种發展非常緩慢，所以語法的标准对于語言史的分期来說几乎是完全不適用的．

必須說明，由于某些語言的發展有其特点，所以在对这些語言进行分期时有时也利用語法标准，例如，从古伊朗語过渡到中古伊朗語的状况，就是以語法特征为其特点的：詞尾变化的破坏以及語法关系的表达法从綜合走向分析．然而，这些語法变化的起源仍是語音的因素：詞形变化成分在語音上的瓦解，这种情况在日尔曼語的材料中特別明显．

詞彙的标准也是不適合的，因为在語言存在的一切时期詞彙的增長都是相当迅速的，而且沒有明显的依据点来对語言的發展进行分期．更不能把社会結构拿来作为語言历史分期的标准，因为語言的語法和語音結构中的变化并不依賴于社会制度的更替．

这样看来，只有貫穿着整个語言的一切詞、一切形式的語音变化才能在延續一个相当的时間以后使語言具有一些为研究者易于察覺的新特点．这些涉及到广泛語言材料的語音变化造成了許多标志，它們有助于語言学家区分語言發展中的各个时期．处在两个大的变化之間的語言状况可以作为一个統一的整体来研究，来描写，并且可以假定为語言發展中的一个阶梯．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創造者們的特点是力圖提出異常重要的語言学問題并且力圖勇敢地广泛地概括語言事实．許多他們所解决了的問題又被后代的語言学家們所推翻了，而有許多問題牢固地进入了学科之中，成了語言科学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沃斯托柯夫在他1831年出版的“俄語語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中勇敢地擺脫了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研究語法現象的形式邏輯的公式．沃斯托柯夫詳細

地研究并仔細地比較了不同的口語和文学語言中的語言形式，广泛地运用民間的活的口語的事实，同时也不忽視同族語的材料，因而在句法学的历史上第一个断定：俄語中双成分的句子結构占优势，这是俄語的特点．这个事实在句法方面是个很重要的發現．因为在当时占統治地位的观点是認为任何語言中的任何句子都和邏輯的判断相适应，永远具有三个成分，就是：主詞——述詞——系詞．例如和沃斯托柯夫同时的当代最大的比較語言学家弗朗茨·葆朴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証明沒有动詞—系詞的句子一般是不存在的．葆朴不顧語言事实而提出这样一个理論，認为每个动詞不管是隐蔽的形式还是开放的形式都包含有表示存在的动詞的因素．他想在每个动詞之中發現动詞 быть 的因素．这种企圖自然是不成功的．但他解釋說，这是因为大多数动詞中都有省略的緣故．

沃斯托柯夫的句法观点对于后来研究俄語句法的学者們發生了很大的影响．B. B.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对于沃斯托柯夫的句子的双成分学說給了很高的評价，他正确地指出："对于俄語中最常用的双成分句或"双語部"句的結构的新的理解是和 A. X. 沃斯托柯夫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关于句子結构的新观点不能不反映在对于动詞范疇、形容詞的短尾形式以及謂語副詞的一般的解釋上面．"❶

这样看来，正确地理解句子的結构对于研究許多非常重要的語法部分有着巨大的意义．

黏着理論的研究也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先輩們的一件大功績．这一理論是和弗朗茨·葆朴的名字分不开的．他的名作"梵語、曾德語、阿尔明尼亞語、希腊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古斯拉夫語、哦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Send, Armenischen,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auischen, Altslav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一書从 1833 年开始出版，到第三版的时候装訂成三大巨冊．在这部書里葆朴給自己提出了一項

❶ 維諾格拉多夫：«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А. Х. Востокова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見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第 10 卷第 2 期，第 121 頁，1951 年 2 月出版．

異常困难的任务，就是利用比較的材料和对亲屬語言进行比較来确定語法形式的起源。

葆朴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就不能够死守着旧的、缺乏根据的理論：詞根的內部变化是詞尾的唯一起源。葆朴第一个提出这种思想：外部的詞尾，如果溯其起源，在某个时期它曾經是一个独立的詞。这一思想对于語言学的研究、对于确定每个語法詞尾的發展情况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葆朴本人極感兴趣地着手解决名詞变格詞尾和动詞人称詞尾的起源問題。他試圖証明詞尾主要起源于代詞。

葆朴的理論是这样的：任何語法形式的产生都是由于两个独立的詞复合的結果，其中一个詞由于处于非重讀的地位而和另外一个詞結合在一起并且逐漸丧失了它的詞彙意义，而这又促进了外形的变化、簡縮。这个理論在以后的語言学家中間获得了許多人的拥护，然而到19世紀末葉对于这个理論又提出了許多怀疑的意見。特别是新語法学派的代表者之一卡尔·勃魯格曼（Karl Brugmann）斷然主張印歐語言中的詞尾起源問題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問題，因此不必要提出来研究。这种認为不可能解决有关起源問題的悲观主义論調是19世紀末葉語言学中的基本特点。然而到了20世紀語言学家們又重新回到了使人發生兴趣的語言个別質的起源問題上来。許多語言学家又重新来研究葆朴的詞的复合理論，使它更具体、更确切；而另一些語言学家則試圖对詞尾变化的起源給予新的解釋。这些新的解釋就是所謂“局部化理論”（теор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и）。根据这种理論，詞尾的构成是利用了个別詞的一部分，这种詞具有作为相应意义的語法范疇的特点的某种意义。可以举出德語中复数的后綴 -er 的历史作为“局部化理論”的典型例子（比較 Kind（兒童），Kinder（兒童們））。最初，后綴 -er 并不是复数的标誌，而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中性的詞的詞身的一部分。由于某种內部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在用于單数第一和第四格的时候这一部分脫落了，这就促使了这个部分区分出来成为复数的形式要素，并且在最初与它毫无关系的詞（即該詞的构造原不包括这个成分）也可以加上这个要素了。

应当指出，无論是詞的复合理論还是局部化理論都能够在事实材料中找到証明，这就說明詞尾变化的构成过程是一个复杂和多方面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錯着几种發展的道路，所以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应当找出它的特殊的構成方法。

19 世紀上半世紀語言学上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創立了历史語法。在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雅利勃·格里木。他是第一部个别語言历史語法的編者。

格里木的历史語法思想在 19 世紀中葉著名的俄罗斯語言学家們如布斯拉也夫（Ф. И. Буслаев）（1818—1897）和斯列兹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1812—1880）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应。然而这些思想在他們的实际研究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改变，再往后發展就形成了独立的学派。

布斯拉也夫著有"俄語历史語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書，該書于 1858 年出版。在这本書里作者不但广泛地利用了历史的方法，而且也非常注意語法形式的意义內容，这是比格里木的"德語語法"好的地方，在格里木的書里語言現象的意义方面很少談到。

布斯拉也夫支持格里木的理論，認为具体語言历史必須要和創造这种語言并在史前和有史时期的許多世紀中作为交际工具来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布斯拉也夫不但对俄語文学語言作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历史分析，而且对民間的口头創作及与之有关的問題也进行了研究。在語言学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必需研究方言和土語的就是布斯拉也夫。这对于俄語方言学的發展是一个推动力量。布斯拉也夫在他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書中写道："語言学家在沒有人研究过的語言里，甚至在粗魯的地域方言里能够給自己的求知慾找到与經典文艺作品一样的滋养料。对他說来，最不开化的民族的語言就是精神世界的高貴的作品。"❶

布斯拉也夫也比格里木更加正确地解决了語言的本質和語言的發展問題。格里木認为語言不是在發展，而是在后退、在退化。他引用日尔曼語作例子，古日尔曼語拥有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而現代日

❶ 見該書第 14 頁。

尔曼語中这种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已經消失了. 布斯拉也夫的观点是与格里木的語言退化思想不相同的. 布斯拉也夫在人民历史發展中看到了进步, 同时把語言的历史与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 于是断定語言發展也是进步性的. 他同样也了解語言交际职能的意义以及語言在其發展中記录人类思惟成果这一特点. 在上面提过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一書的序言里, 布斯拉也夫写道: "这門科学(指語言学——本文作者按)不仅把詞看成是互相交流思想的手段, 而且看成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文献, 同时是最古老的文献. 它的历史在人类智慧的發展史中占着首要地位."❶

布斯拉也夫的这些思想, 超过了后来西方資产阶級語言学的各个派别, 并且在俄語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上留下了可貴的痕跡.

斯列兹涅夫斯基也是 19 世紀俄国語言学界的一个傑出的人材, 是最大的古文字学家之一. 他研究了大量的古斯拉夫語的和古俄語的文字文献. 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作了許多有趣而且在当时是最广泛的概括, 大部分都包括在他那本理論著作 "关于俄語史的意見" (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里. 該書于 1849 年出版, 共印了两版. 在这本書里斯列兹涅夫斯基写道: "語言的历史是和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 应当把它列入人文科学, 而且是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斯列兹涅夫斯基对詞彙特别注意. 詞彙是語言中最不稳定的部分, 在他的發展中反映着人民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現象和变革. 他写道: "对于历史学家說来, 每一个詞就是生活的見証、文献和事实."

这些話使我們完全了解了斯列兹涅夫斯基特别注意研究古俄語詞彙的原因. 他的研究成果都收集在 "古俄語詞典資料"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这部三卷集的書中. 这部書是在他逝世以后才出版的. 直到今天, 这部書仍然是唯一的一部系統地研究古俄語詞彙的書.

从上面看来, 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和發展的时代是語言科学中具有丰富的思想和广泛地概括的时代. 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又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这就是細心地搜集語言事实并仔細地分析和研究語言的

❶ 見該書第 18 頁.

語音結构和語法构造的細节，而从不提出大的起源方面的問題的时代。語言学史上这个新的轉变鮮明地表現在所謂“新語法学派”之中。

*　　　*　　　*

在新語法学派出現以前，語言学史上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所謂比較語言学第二代代表人物的活动时期。这一代最突出的語言学家就是德国語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萊赫尔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他是語言学中所謂自然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这个自然主义学派把語言看成是生物机体或是生物机能，这是和俄国語言学殊異的，它純粹是外国語言学思想的产物，主要是德国語言学發展的一个阶段。

在葆朴和格里木的著作里已經看到了語言学的自然主义的萌芽，但是关于語言本質的自覺的、有系統的自然主义的主张还是由施萊赫尔首先發展起来的。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学的蓬勃發展对于施萊赫尔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他不但从事語言形式和現象的研究和分析，而且也从事植物学的研究。施萊赫尔关于語言的特点和本質規定了三条基本原理：

一、語言是一种自然机体，并且和自然界所有机体一样按照同样的規律生存着。

二、因而語言学应当屬于自然科学的范疇。

三、研究語言的方法也应当和研究植物、动物等的方法一样，就是說要用自然主义的方法。

我們沒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間来闡明对于語言本質的自然主义的理解的不正确性和沒有科学根据，因为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語言脱离了人类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的。社会是把語言作为劳动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而創造出来的。所以我們比較詳細地来研究一下施萊赫尔的其他理論性原理。

施萊赫尔認为語言有两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意义和关系。这两个要素使得語言有可能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施萊赫尔把这两个要素分配給不同的語言成分。意义是詞根所具有的，而关系則包括在构詞的和构形的成分中。因此，施萊赫尔根据語言基本要素（意义和关系）相互关系的性質把所有的語言分为三組。

第一組是孤立語．在这种語言中意义是唯一的要素，所以这种語言只有詞根．

第二組是黏着語．在这种語言中关系要素是加在意义要素上的．

第三組是屈折語．关系要素和意义要素构成了一个統一体．

施來赫尔認为这三种語言类型构成了語言發展的三个时期，他这样写道："一切比較复杂的語言形式都来源于比較簡單的語言形式，語言的黏着形式产生于孤立形式，而屈折形式又产生于黏着形式．"❶

施萊哈尔把語言的这三种类型看成是有机生長的三个阶段．他認为孤立語是語言的童年，黏着語是語言的成年和壮年时期，而屈折語則認为是語言的没落状态，是語言的衰老时期．

这样，从施萊赫尔的观点看来，語言沒有發展史，而有的只是生物式的生長，也就是說，只有植物和动物式的發展，而不是社会現象式的發展．这样地理解語言的本質必然得出了施萊赫尔的印欧語言譜系树的理論．施萊赫尔極力把語言与植物界相比拟，于是把印欧語系看作似乎是一棵树，在初期只是一个树干，到后来就分出許多枝．母語树上的各个枝杈就是受共同的根所滋养的語言．同时，施萊赫尔提出了一条原理，就是在比較两种語言的时候可以通过两个途徑在它們之中找出一个原始形式：或者它們之中的一个是另一个的母語，或者是在两种語言材料的基础上重建出它們共同的母語．下一个时期的語言学选用了第二种方法来建立所謂"基础語言"．

提出反对語言的譜系树理論的是自然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約翰·史密特（Johann Schmidt），他到后来成了新語法学派的著名人物之一．在"印度日尔曼語中的亲屬关系"（Р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индогерм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一書（1827年）中約翰·史密特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印欧語系的語言从最初萌芽的时候开始就是作为方言而存在的．他所反对的基本上是認为語言分化起源于統一的母語分成几个独立的語言的这种观点．約翰·史密特企圖用活的方言材料来証明新的語言的質是以政治上联結起来的語言地域为中

---

❶ A. 施萊赫尔：K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hen Sprachen, 2. Auflage, S. 4.

心波浪式地扩散开来的. 史密特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結論說, 現代的印欧語系的各个語族 (如斯拉夫語族、日尔曼語族、居尔特語族等) 在共同印欧語中是作为它的方言存在的. 为了說明自己假設的正确, 史密特認为最主要的証据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一切有書面文献記載的印欧語系的語言分成两組, 一組叫 «кентум», 一組叫 «сатем» (百), 也就是根据有无颚化的 к 和它的变体而分成的. 根据这个理論, 屬于 «сатем» 組的語言的新質的波浪以亚洲为起点向外扩展, 而屬于 «кентум» 組的語言特点的波浪則以欧洲作为波浪式的移动的園地.

史密特的"波浪論" (теория волн) 在印欧語言学中是很受欢迎的, 一直到有了新的、对語言学的發展說来是划时代的發現为止. 这就是在 19 世紀末發現并解讀了赫特語和 20 世紀初發現并解釋了吐火罗語的两种方言. 这两种死的印欧語言的發現完全推翻了史密特"波浪論"的主要論据. 因为小亚細亚的赫特語和新疆的吐火罗語并不像預期的亚細亚地区的語言所应当具有的 «сатем» 的特点, 而是具有 «кентум» 的特点. 这样看来, 不能說 «кентум» 語的波浪扩展的中心是在欧洲. 同样也不可能再保留过去的說法, 認为斯拉夫語和波罗的語是波浪的边緣, 它們虽然位于欧洲, 但它們是 «сатем» 組的語言. 至于阿尔巴尼亚語, 也是屬于 «сатем» 組的, 但即使从前也很难說它是欧洲的边緣. 所有这些, 就使得必須立刻徹底地重新审查主張在印欧語系的范圍內把語言分成两組的那些陈旧的理論.

所有現代的語言学家——印欧語言学的專家們一致反对这条原理, 即反对認为印欧語系的語言分为 «кентум» 和 «сатем» 两組是由于"原始"的印欧民族地域上的区分而造成的第一次划分. 許多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說: 个别印欧語言中颚化舌根塞音的中断是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 并且是彼此不相依賴的.

无論是施莱赫尔的語系树理論, 还是史密特的波浪理論对于語言学的發展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但这两种理論的原始形式現在已經沒有人信仰了. 对于印欧語系的語言的多样性的較流行解釋是这种理論的綜合, 即上述两种理論再加上"底層理論" (теория субстрата). 根据这种底層理論的說法, 語言的多样性是由于在語言交融过程中被战敗的語言影响战胜的語言的結果.

語言学中的自然主义学派特别提倡"母語"(праязык)这个名詞并且極力推广所謂母語理論. 为了反对这种理論我們提出下面几点意見.

某些具体語言有亲屬关系是无可爭論的事实. 但是語言的这种亲屬关系是由于某些民族历史發展的結果, 而不是这些語言本身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或某个种族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

講着亲屬語言的各个民族可能根本就屬于完全不同的种族. 由于長期間政治和經济上有着緊密的关系的結果, 人种上沒有亲屬关系的部落或部族可能逐漸地(在語言交融过程中)开始講亲屬語言, 尽管它們最初就沒有血緣关系.

如我們在施萊赫尔的著作中所見到的那样, 自然主义对語言本質的解釋过于簡單化了. 当然, 它的成就是不可能長久的. 代替他的是在选擇与生物比較时更加細致、更加小心的 M. 繆勒 (M. Müller) (1828—1900) 的理論. M. 繆勒对語言的生物学主張作了許多修正, 而原封未动地保留了它的本質. 例如, M. 繆勒不說"語言是生物机体"而用了更加委婉的說法"語言是一种有机的活动."或者說: "語言是机体必需的功能."

M. 繆勒提出他自己的論証, 把"語文学"(филология)同語言学划分开来. 繆勒一方面把"語文学"看作是研究書面文献的科学而保留了这个术語的內容, 同时把它列入了历史科学; 他把語言学当作自然-历史科学, 研究語言的生物式的發展, 这种發展不依賴于講話人的意志, 而是依賴于講話人的种族特点. 由于把語文学和語言学作了这样的划分, 繆勒就給予方言以特殊的意义, 把方言看作語言生命的眞正承担者, 因此它有权利成为語言学的研究对象.

繆勒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研究方言的人, 第一个提出这个問題的是俄国的語言学家布斯拉也夫. 然而, 由于繆勒的許多实际上只是平平常常的著作, 特别是他的"語言科学"(Наука о языке)一書(俄譯本 1865 年出版)傳播得相当广, 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語言学中的一个新部門——方言学的形成. 这样看来, 我們可以認为自然主义对語言学有某些貢献, 那就是它承認了研究沒有文字記載的活的語言, 研究方言有着特殊的价值.

自然主义学派在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中的意义就止于此．誠然，这个学派的一些个别代表人物对于科学有一些个人的功績．但是这只是在他們研究或整理語言事实本身，而不是一般論証他們的整个理論的时候才有的．这主要是指約翰•史密特，他到后来成了語言的新語法学說的拥护者．也是指自然主义学派的奠基者奥古斯特•施萊赫尔本人．随后而起的語言学的一个派别——新語法学派对于施萊赫尔在語言学上活动的成果給了一个較为正确的評价．新語法学派的学者們指出，在普通語言学的發展方面施萊赫尔沒有什么正确的和有成效的思想，但是他在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却作了巨大而有益的工作．施萊赫尔整理了科学上所积纍起来的語言材料并且正确地指出了这个材料中的空白点．特别是他結束了对梵語的地位和作用評价过高的現象，而这种現象却是他以前的学者工作中的特点，并且促进了研究科学中很少研究过的語言．施萊赫尔同样也相当地促进了对印欧語系个别語言語音規律的研究工作的發展．

19 世紀的下半世紀，語言学堅决地离开了自然主义的立場．施萊赫尔的原理（即主張語言是一种生物机体，因之語言学也是自然科学的理論）开始受到了严厉的批評，这一时期的語言学家們都力圖把語言看成是民族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現，或者看成是个人精神里的一种观念机构．語言学中这种目的明确的心理学派的基础是由德国的史坦塔尔(H. Steinthal (1823—1899)和俄国的波鉄布尼亚(A. A.Потебня)(1835—1891) 奠定起来的．

史坦塔尔提出了这样一条与語言本質的生物学观点迥然不同的原理，就是語言發展中的一切現象都和某一民族的观念有关，并且是該民族的心理表現．詞和語法形式的一切意义都是邏輯范疇在民族精神里經过主观加工的产物．这种民族心理規定了語言的内部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說，它就是語言的内部形式．史坦塔尔在他的著作“W 馮•洪堡特的語言学著作”(Di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Werke W. von Humboldt) (1848) “語言結构重要类型概說”(Charakteristik des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s) (1860) 中，特别是在“从科学上的最新成就看語言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letzten Fragen alles

Wissens) (1888) 一書中發揮了这些思想.

史坦塔尔的基本思想是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謂"語言哲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直接影响下發展起来的. 洪堡特是葆朴和格里木同时代的人, 但根据他的語言学观点来看, 他却是屬于后一时期的語言学家. 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說, 他并沒有發生什么重要影响. 在語言学中洪堡特特别是以他的著作"爪哇島卡維語研究" (Ue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 一書而著名的. 这本書的序言題目是"論人类語言結构的差異及其对人类智力發展的影响."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e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洪堡特是康德和費希特的信徒, 这在他的語言学著作中有显著的表現.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指出洪堡特語言学思想有一定价值的同时, 对于洪堡特的唯心主义方法論和局限性作了中肯的說明. 車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讨了洪堡特認为語言結构决定民族的文化水平的看法.

車尔尼雪夫斯基、柏林維基、杜勃罗留波夫对于語言和人民的联系問題都很感兴趣. 对語言本質的自然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是当时国外語言学的特点, 而在俄国就沒有得到傳播,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革命民主主义者. 革命民主主义者們在自己的文艺学著作中, 在对語文学和民間文学的評論文章中以及在直接闡述語言学問題的著作中經常强調語言的人民性, 經常强調这样一个事实: 語言是一个民族的全民財产, 一种語言无論它具有那种类型的語法构造都完全能够滿足处于高度社会發展水平的人民对于交际手段和思維工具的要求.

在語言学中, 洪堡特第一个提出了語言內部形式这一著名的理論. 然而洪堡特的推論过程并不十分清楚, 前后也不一致, 以致于他的每一个追隨者对于这个理論都各有各的理解. 最突出的, 例如, 波鉄布尼亞一个人在他的著作中对詞的內部形式这个理論就有三种說法.

波鉄布尼亞是俄国心理学派的奠基人. 1862 年波鉄布尼亞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 書名为"思想和語言" (Мысль и язык). 在这部著作中, 他的观点和洪堡特, 特别是和史坦塔尔的思想非常接近,

但对于德國学者們所触及到的一些問題，他仍有自己的看法。

波鉄布尼亞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把各种关于内部形式的理論作为最重要的問題加以探討。其中最有名的是把"詞的内部形式"看成是"呈現語言以外的内容的方法"，也就是看成个人呈現某一概念的方法。例如，波鉄布尼亞举出 **подснежник**（雪花）这个詞作例子。他在分析这个詞的时候得出結論說，关于这种花的概念在俄国人的心理中仅仅和这种花的許多特征中的一个特征有联系，这个特征就是：这种花是在雪还沒有完全融化的时候从雪的底下長出来的。**подснежник** 这个詞的内部形式的基础正是語言以外的关于花的这种特征的概念。这样看来，波鉄布尼亞發展了洪堡特語言内部形式这一理論的語义方面，这是和波鉄布尼亞的整个主張完全一致的。

在确定了应当怎样理解"詞的内部形式"这个术語以后，波鉄布尼亞就把詞分为两組：一組是有内部形式的詞，一組是内部形式已經消失的詞。波鉄布尼亞注意到，失去了内部形式的詞能获得新的屬性，后者在上下文中呈現其他事物的时候本身又可成为内部形式。例如 **рыба**（魚）这个詞現在已經沒有内部形式了，但是根据波鉄布尼亞的观点，当用它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它就成为具有同样語音的一个新詞的内部形式。因为波鉄布尼亞不承認詞的多义性，他認为詞的每一个新意义就是一个新的独立的詞。

由于他發展了詞的内部形式理論的上面所提的这一种說法，因而他把語言的整个發展都看成是内部形式的變化过程，同时他不仅把詞彙單位包括在詞的概念之中，而且把前綴、后綴、詞形變化要素也包括了进去。按照波鉄布尼亞的意見，語言的一切形式都只是意义，在他解釋这些形式的时候就这样說：从它們出現的时候起，以及在語言的一切时期它們就是意义而不是音。❶ 关于这一点，波鉄布尼亞一方面把物質的声音外壳与概念割裂开来，而同时又把意义本身看成是一种个人的观念活动，它只有在个人的句子上下文里才存在，离开了这个上下文就不存在。

由于波鉄布尼亞把詞和語法形式仅仅看成是意义，声音物質对于

❶ 参看 А. А. 波鉄布尼亞：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 1, Харьков, 1899, 52 頁.

意义来說乃是次要的，非本質的因素，从而能把語言和思惟混淆起来了，尽管这并不是他的目的和希望．这种語言和思惟的唯心主义的混淆現象自覺与不自覺地把波鉄布尼亚引上了否定詞和語法現象能有多义性的道路．既然一个詞仅仅是意义，而且又是一个意义，那么意义中的每个新的色彩就已經是一个新詞、新的語法形式．这样看来，根据波鉄布尼亚的意見，語言中充滿了同音詞，而且正是同音現象构成了語言的本質和特点．

語言中充斥着同音現象的論点，語言中似乎沒有詞的多义現象的論点，是从波鉄布尼亚的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張中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他主張詞是不可能重复的个人的創作行为．波鉄布尼亚說："甚至当我們直接表演，比如說，如何用鋼笔寫字的时候也不能表达出什么意思，我們不过是啓發別人，給別人造成一种获得印象的情况，这种印象是通过內部的，几乎是不可捉摸的途徑在行为中表現出来的．要表达詞的意思当然就更为不可能了．"❶

波鉄布尼亚这一缺乏科学根据的論断是建立在康德的不可知論的基础上的．波鉄布尼亚的整个語言观点里都貫穿着关于講話的眞正內容的不可認識性的荒謬思想．

在"思想和語言"这部作品中波鉄布尼亚寫道："的确，靠詞的帮助而理解到的內容只不过是个假定数．如果你对于詞所想的就是另一个人所想的，那么你就不再是你自己，而成了那个另外的人了．所以，了解別人（按"了解"这个詞的一般意义来說）只是一种幻覺，就象認为我們所看到的，所触到的等等都是物本身而不是自己的印象一样的幻覺．但是应当补充說明：我們的全部內在生活就是建筑在这个神聖的幻覺上的．"❷

这种关于詞的无重复性、关于詞义的不可表达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前提就是主張語言的絕对同音性、主張同音現象是語言的主要特点的这一理論的基础．以意义的不可表达性的說法为基础的一切語言發展的同音現象的理論都毫无疑問是荒謬的，因为这等于取消了語言在該

❶ А. А. 波鉄布尼亚: Мысль и язык, Харьков, 1913, 184—185 頁.

❷ 同前註, 110—111 頁.

語言集体之内对所积纍起来的經驗的繼承性，沒有这种繼承性語言就不可能在該語言集体的成員之間起交际工具的作用．

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語言是为了滿足社会上对交际工具的需要而产生和發展起来的．这样的語言，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需要一定的發展形式，这些形式要能够在創造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整个生活中保証它能为大家所了解并且具有完全的穩固性．这样的形式就是抽象化和概括化．这就使得有可能一方面可以多次地利用同一个音組来称呼同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各个現象，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同一个音組形成新的名称去称呼与这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現象的某个或某些特征相同的另一类型的各个事物和現象．詞所具有的这种扩充自己的意义范圍的能力使得建立語言的基本詞彙有了可能，而基本詞彙則是語言作为活的交际工具長期存在所必需的．

由于不理解語言中抽象化和概括化的社会本質，波鉄布尼亞企圖确定一切語言都必須經过的語言發展的阶段．波鉄布尼亞企圖把語法構造的發展分为兩个阶段，并且，根据波鉄布尼亞的意見，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規律．正因为波鉄布尼亞認为語言只不过是意义，所以在他确定語言發展阶段的时候是以企圖把思惟的發展也分为阶段为出發点的．按照波鉄布尼亞的意見，在第一个阶段思惟是具体形象思惟，事物的屬性、特点和动作不能抽象地思考，不能把它們从其所附的事物上抽象出来．波鉄布尼亞写道："名詞就是某一特点及其事物（这个事物还有許多其他的特点）一起的名称（原始的）．它接近于感覺形象（这种形象可以指示出来并且多少可以描繪出来），所以它比形容詞更原始一些．形容詞是不跟事物在一起的特点的名称．这是指示不出来的，并且完全描繪不出来的．同样，行为本身也是不能指示出来和描繪出来的．上面所説的意見同下面的說法是类似的：作为有形式以前的詞的詞根是不可能具有像 рыть（掘）、плести（編），толочь（搗碎）等等在原始动詞的已經抽象了的意义的基础上所得到的那种意义，这些詞根既不能是动詞也不能是 nom. actionis... 即虛設的主体的行为的名称．"❶

❶ A. A 波鉄布尼亞：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 III, 73 頁.

这样看来，按照波鉄布尼亚的意見，語言發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詞尚未具备形式的阶段，也就是还沒有語法形式的阶段．这时候，一切未具备形式的詞似乎都是事物和行为者的名称．

根据波鉄布尼亚的主張，在語言一般發展的第二个阶段思惟才有了把事物的屬性和特征抽象出来的能力，同时形成了現代的詞类：名詞、形容詞、动詞等等．波鉄布尼亚認为，所有的詞类都是由行为者的名称抽象出来的．

波鉄布尼亚的整个阶段理論是建筑在对思惟和語言的实質的不正确的理解上的．認为思惟沒有声音物質的体現也可以存在的观点是錯誤的．抽象化和概括化的过程就是思惟的过程．沒有概括和抽象的思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語言一出現，抽象化和概括化的过程也就同时出現了．語言和思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辯証的統一体．当然就談不到什么沒有思惟的抽象行为和概括行为等过程存在的語言阶段．只有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場上否定語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社会本質才可能設想出这样的阶段．

正像我們上面所談到的，波鉄布尼亚特别重視語言学的一般問題，尤其是像构成所謂"語言哲学"的内容的那些問題，如，語言及其个别要素的产生和發展問題，語言中思想和感性知覚的相互关系問題，形式和意义的相互关系問題等．

但是，波鉄布尼亚的語言学活动的意义不在于提出和企圖解决这些問題，因为波鉄布尼亚主观唯心主义地对待語言現象，他不可能在这些問題上对科学的發展有什么貢献．他的普通語言学观点之所以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是因为他不理解語言的社会本質，不了解語言的产生是为了滿足人类社会需要交际工具来协調共同的劳动活动的要求．既然語言是为了在劳动中互相交际而由人們創造出来的，那么这种語言就不可能是个别人創造的，而只能是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整个語言集体所共同創造的．此外，个人不必再来从头創造語言，而只是利用以前已有的現成的語言．否則，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停止發展．

波鉄布尼亚对于俄国語言学思想發展的意义在于他大量收集并且細致地分析了語言事实，作出了一些有趣的局部性的概括，从而丰富了語言科学．一个学者，即使他站在錯誤的方法論的立場上，但他对

新的事实材料所作的概括工作和直接从观察語言事实所得出的結論也永远是有积極意义的.

波鉄布尼亞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于确定个别語法范疇历史發展的綫索和詞义發展的綫索感到極大的兴趣. 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 波鉄布尼亞自信明确地指出了語言的前进發展、語言形式的逾趨完善, 詞彙語义的逾益丰富. 波鉄布尼亞的一部主要著作"俄語語法札記"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由于具有丰富的事实材料以及作者历史地分析語言事实的熟練的技巧, 到現在仍未失掉它的意义. 这部書和从前一样地激动着語言学家們, 推动他們創造性地探索新的事实以及解釋这些事实的新途徑.

尽管波鉄布尼亞有大量的著作, 但他在俄国語言学中并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派. 語言学家中間也只有奥夫先尼柯—庫利柯夫斯基 (Д. Н.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是他的追隨者. 奥夫先尼柯—庫利柯夫斯基曾試圖把波鉄布尼亞在斯拉夫語(主要是东斯拉夫語)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来的一些結論推广到古印欧語言上去. 然而他的这种企圖并沒得到什么人的贊成. 并且他本人作为文艺学家和批評家的名望比作为語言学家的名望要大.

* * *

19 世紀 70 年代在心理学派的内部出現了一个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新学派, 語言学史上称之为"新語法学派" (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这个学派作为語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方向首先是在德国形成起来的. 它包括当时的这样一些大語言学家, 如約翰·史密特 (1843—1901)、赫尔曼·奥斯脫霍夫 (Hermann Osthoff) (1847—1909), 卡尔·勃魯格曼 (1847—1919), 別尔圖尔德·德尔勃呂克 (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 赫尔曼·保罗 (Hermann Paul) (1846—1921) 等. 在俄国新語法学派有它自己知名的代表人物, 即菲利浦·費得罗維奇·福尔圖拿托夫 (Филипп Федорович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4) 和他的学生阿列克賽·亞历山大洛維奇·沙赫馬托夫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дрович Шахматов) 院士 (1864—1920); 丹麦著名的新語法学家是卡尔·維尔涅尔 (Karl Verner) (1846—1896); 在法国是米舍尔·勃列阿尔 (Michel Bréal) (1832—1916);

在意大利是阿斯柯里 (Graziadio Isaia Ascoli) (1829—1907); 在美國是惠·特尼 (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 等等.

这些語言学家，人們也称他們为历史比較語言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 他們自称为新語法学者，以表明他們所持的理論观点与他們的先行者們有原則上的不同. 他們和前几代的語言学家們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他們自覺地拒絕提出普通語言学的問題、拒絕提出与史前时期的沒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状况有关的理論.

新語法学者把語言看成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并指出必需从历史上去研究它. 强調語言現象的历史主义是語言的新語法学說中的积極因素. 但对历史主义所作的心理主义的解釋，降低了它的科学价值.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莱比錫新語法学派的領袖赫尔曼·保罗的言論.保罗在他的"語言史的原則"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一書中写道: "心理因素是整个文化發展中最本質的因素，是在任何地方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所以心理学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❶

新語法学者的心理主义带有个人主义的性質. 他們認为个人的精神世界是語言的基础. 然而新語法学者要求在研究語言史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心理学的因素，而且也要考虑物理学的因素. 保罗認为，把永远是由个人造成的語言形式傳达給别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屬于物理学因素的. 这些物理的因素使語言有可能走出个人内部生活的范圍. 关于这一点，保罗認为在这方面語言的發展和有机界的發展非常接近. 保罗說，在表达新的語言成就的过程中可以說是用特別的形式完成了一种新陈代謝，这就使得可以在个人的生活范圍以外保存着語言的生命. 但是，按照保罗的意見，从这里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談什么民族的心理、民族的語言等等. 相反，保罗断定說: "我們不应当忽略: 一切純心理的相互作用是在个人内部才有的. 人們之間的交际只不过是間接的，是通过物理学的途徑来实現的."❷

后来保罗發展了这样的思想: 每一个人首先要不依賴其他的人自己形成观念、联想等. 如果他需要告訴另外一个人他所想的是什么，

---

❶ 赫尔曼·保罗: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Halle, 1909. 5. Auflage, S. 6.

❷ 同前註，12 頁.

那么就需要运用物理的产物即語言的声音．个人的观念和思想本身在同别人交际以前是不需要物理形式的．这里充分表現出了新語法学者对于語言和思惟相互关系的唯心主义的理解．因为他們把語言理解成个人心灵中的观念和思想的总和，似乎只有当与别人交际的时候才需要它們的物質形式．

保罗把个人的語言活动划分为心理的和物理的，并且强調指出心理的因素占着优势．所以，照保罗的意見，在研究語言史的时候只需要研究两个方面：首先研究作为語言基础的个人心理特点，其次才是声音的生理学即語音学．語言發展的心理学形式就是类推的規律，物理学形式就是語音規律．保罗肯定說，一个人在最初开始他的語言活动的时候是在他自己的心里，不依賴别人的語言經驗．所以每一个語言活动都沒有历史．个人的这些沒有历史的語言活动就是唯一的語言現实．

然而，与此相矛盾，保罗和其他新語法学者一样，不承認語言事实有靜态分析的可能．他断定說，我們无論怎样研究語言，总得要涉及到整个的語言历史，或一个語言事实的历史．例如，比較一个詞的各个不同的意义以确定它們之間哪一个是基本意义或者弄清有什么意义現在已經消失了，这一比較的結果就將是确定历史事实．比較亲屬語言，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历史事实；在亲屬形式中研究語音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应当作为历史事实来研究語音的变化．

尽管新語法学者对于語言本質的观点是極其唯心的，但在研究具体語言事实方面仍有巨大的成就，他們在印歐語言历史語音方面所获得的成績特别大，因为分析語言的語音方面是新語法学派工作計划中的基本要求．他們成功地确定每一組同族語的内部語音变化的規律性．他們把这些規律称之为"語音規律"．但是，他們夸大了这些語音規律的絕对性．他們說，語音規律就像在自然界看到的情形一样，带着盲目的必然性起着作用．

他們之所以把語音規律的作用看成是絕对的，是由于他們認为語音的發展是內在的，除了詞中的語音环境以外，不依賴于任何其他因素．新語法学者完全忽略了語言体系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忽略了外部影响，如其他語言或方言的影响、書寫傳統的影响等等可能性．

上面已經說过，有一些著名的俄国語言学家也是与新語法学派接近的。以优秀的語言学家福尔圖拿托夫为首的所謂历史比較語言学莫斯科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就带有鮮明的新語法学派的特点。福尔圖拿托夫也把語言看成是个人的心理物理活动，它是随着时間而变化的。福尔圖拿托夫認为，作为一种心理物理現象的語言的这些变化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物理学的变化，是通过語音規律的形式發生的，这些語音規律是內在地表現出来和起着作用、并具有絕对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是心理学的变化，通过按类推来創造新因素的形式發生的。

福尔圖拿托夫是完善地掌握了历史比較分析艺术的一位語言学家。在印歐語言学中，关于各印歐語言重音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的語音規律的發現要归功于福尔圖拿托夫。他根据波罗的語和斯拉夫語的材料断定在某些印歐語言里有两种形式的長度：一种是延續長度，一种是断續長度。由于有这两种長度，就有了两种类型的重音。福尔圖拿托夫指出，延續長度的音节总是把重音从它前面的短音节和断續長度的音节上移到自己身上来。福尔圖拿托夫發現的这个重音規律說明了例如在俄語中 рука́ 这个詞复数的时候重音从最后一个音节移到第一个音节而成 ру́ки 的原因。

福尔圖拿托夫关于零詞尾（нулевая флексия）的原理对于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意义。他提出的零詞尾的概念是使布拉格結构主义学派建立的第一个刺激物。結构主义学派的基础是語言要素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的功能表現原則（принцип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ыявления）。

与新語法学派接近的还有沙赫馬托夫。他的科学活动，在革命前俄国語言学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輝的一頁。沙赫馬托夫是福尔圖拿托夫的直接授业学生，这在極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他从福尔圖拿托夫那里学会了熟練地运用历史比較法，这就使他有可能，比如說，重建古俄罗斯編年史的文字，远至十一世紀。同时，他所重建的已經失傳了的古俄罗斯文字文献的正确性在許多方面已为后来發現的新的編年史的記載所証实了。

尽管莫斯科新語法学派的学者們和西歐的新語法学派的学者有着

同样的唯心主义的基础和抱着同样的目的．但是在某些本質問題上他們之間仍有極大的分歧．莫斯科新語法学派認为在研究語言史的时候不能够忽視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这是和萊比錫学派不同的地方．福尔圖拿托夫曾經这样說过："社会上發生的变化在語言中也伴隨着發生相应的变化．"❶ 但是，福尔圖拿托夫本人主要是研究印歐語言比較語法問題，所以在他的研究实踐中很少有可能来考慮人民历史的因素．其后，沙赫馬托夫全力地揭示人民的历史和語言的历史之間不可分离的联系，他写道："在自己語言学說体系里，在重建过去的語言的工作中，語言史学家应当在他所研究的人民的历史中找到確定的依据．語言的生命是和人民生活中的一些現象平行地、相适应地进行的．"❷

这个原則使沙赫馬托夫有可能探討他的研究活动的中心問題，即在語言和文字中所反映出来的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問題．由于沙赫馬托夫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著作不仅对語言学有意义，而且对俄罗斯历史也有意义．Д. С. 里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ёв）說得对："在晚年的作品里沙赫馬托夫簡直是一个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而且他在自己的理論中不仅是利用历史事实，而且給出关于罗斯的政治生活的新的概念，有时还推翻旧的概念．"

"沙赫馬托夫的著作把罗斯精神生活的复杂性的概念带进了俄罗斯的历史学．沙赫馬托夫把編年史的編写者們的工作看成是大政治家的工作．他清除了那种認为編年史彙集的編写只具有偶然性的观点，指出編年史的工作在古罗斯有巨大的意义，一步步地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活动家的复杂的細致的政治把戏．"❸

新語法学派对于語言学思想的發展和获得的成就有很大意义：在

---

❶ Ф. 福尔圖拿托夫：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Общий курс.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1901/02 ак. г.,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ое издание, 1902, 5 頁.

❷ А. А. 沙赫馬托夫院士：Курс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ч. I, 2 изд., Спб., 1910—1911, 11 頁.

❸ Д. С. 里哈乔夫：Шахматов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летописания. «А. А. Шахматов 1864—1920»,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Н СССР, 1947, 271 頁.

这一学說占統治地位的五十年的过程中它的代表者收集、整理并細致地分析了大批語言事实材料. 但是新語法学派在語言学中当它对語言学家們的思想和观点还有着極大的影响的时候就已开始受到了批評. 这个批評是从这个学派内部發出来的, 而且是站在同样的心理主义的立場上来进行批評的. 被批評的对象自然不是新語法学者們的方法論, 而是个别的一些理論原理, 特别是对語音規律的解釋以及他們对待語言事实的片面性.

对新語法学派的第一个傑出的批評家是著名俄罗斯語言学家之一伊万•亚历山大洛維奇•鮑都恩•德•庫尔特內 (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845—1929). 他是俄国語言学喀山学派的領袖.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虽然和新語法学者們一样仍旧站在个人心理主义的立場上, 但是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里就認为必需对一系列重要的語言学問題作另外的解釋和用另外的方法去研究它們. 鮑都恩的观点受到喀山許多天才的語言学家的支持, 像克魯舍夫斯基 (Крушевский), 保格罗基茨基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等, 于是組成了一个統一的論壇. 俄罗斯語言学的喀山学派更早地提出了社会学派的領袖瑞士学者索緒尔 (Ferd de Saussure) 的許多基本原理. 索緒尔的語言学說对于現代語言学的主要派别之一——結构主义学派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在19世紀整个世紀中首次对历史比較法在語言学研究方面的絕对統治权提出了怀疑. 并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論: 靜态的描写分析比历史比較法更能够有成效地揭示出具体語言的体系, 因为語言体系是語言要素的固定狀况. 鮑都恩主要反对把語音孤立起来研究, 而不考慮它們的体系联系以及在語法形式变化中發音上的变化.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在 1871 年就曾經說过: "……語音結构中語音的作用, 人民所感覺到的語音的意义, 这些意义不是永远和物理学上的音的范疇相吻合的, 它們一方面受着生理学的本質的制約, 而另一方面又受着語音的产生、語音的历史的制約. 这就是从*形态学的*、构詞法的观点对語音的分析."❶

❶ И.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и и языке, Спб., 1871, 24 頁.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使克魯舍夫斯基創造的"音位"（фонема）这个术語在科学中現固地流行起来．他在自己的許多著作中指出：每一个音位都是体現在一系列發音上相近似的音中，这些音在講这种話的人的感覺中是屬于同一个音型的，因为在一个詞的結构中这些發音上的变体是构成同一个詞素的，例如 вос（воз）和 воза．这种共同的詞彙——語义意义在講这种話的人的意識中把那些發音上的各种变体联結成为一个音，为了把这个音和从語言中孤立出来的純粹生理学上的音区别开来，就应当用另外的一个术語来表示它，这个术語就是"音位"．

起初，鮑都恩还是把音位看成語言的物質單位的，但不久他愈来愈把音位理解成心理的东西了．漸漸地他不把音位看成是一个音，而是把它看成音的概念了．鮑都恩这样写道："在我們的心理中經常存在的'音'（亦即对各种發音动作同时进行的复杂的綜合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印象）的概念我們称之为音位．"❶

关于这方面，我們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在鮑都恩叙述关于音位的本質这一問題的过程中，他在作为講話人思想中的概念总和的語言和以这些語言概念为基础的个人的發音活动之間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綫．他說道："語言的声音作为語言的一个实在要素是純粹的虛构，是科学上的捏造．这是由于概念混淆以及把暫时出現的，一發既逝的东西去代替經常存在的东西所造成的結果．

在个人的心理中存在着并不断地繼續着語音單位的概念，这种語音單位通常称为'語言的音'．發一个音，以及与此联結在一起的肌肉上的感覺，和由于發音的結果而产生的声响印象，不是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我們心理中存在着的相应的声音概念的符号．"❷

在这段話中我們發現这样一点，这一点到后来成了索緒尔学說的主要內容，这就是索緒尔关于語言活动的兩个方面的著名理論．这兩个方面就是作为集体的非物質的語言意識的語言和个人的言語．

尽管把音位解釋成为非物質的，心理的因素，但語言中音位构造

❶ И. А. 鮑都恩·德·庫尔特內：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1912, 13 頁．

❷ 同前註，13 頁．

的提出是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的偉大發現．他丰富了語言科学并加深了我們对語言体系的認識．鮑都恩学派标誌着語言学發展的一个新的轉折点．

* * *

在 20 世紀初批評新語法学派的是索緒尔 (1857—1913)．他还在站在新語法学派的立場上写了他那部优秀的著作"印欧語言中元音的原始体系研究"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一書之后就已經成名了．該書在 1879 年出版．然而索緒尔只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巴利 (Bally) 和薛施藹 (Sechehay) 把他的講义整理成为一本"普通語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出版以后才享有了世界声誉．这本書是在 1916 年問世的．这本書出版以后，索緒尔就成了語言学中社会学派的奠基人和領袖．

社会学派首先批評了新語法学者們的个人主义立場，即把語言理解为个人心理表現的結果．索緒尔和他的学生們把法国学者傑尔格姆 (Дюркгейм) 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学說作为他們的方法論的基础．这位法国的哲学社会学家認为社会的基础就是集体的心理体系．它是把个人的心理机械地联合起来的結果．索緒尔的語言学就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上的．所以在解决每个語言学問題的时候在索緒尔的主張中都保留有心理主义并起着重要的作用．

索緒尔在"普通語言学教程"这本書中提出了一般的語言活动这个概念，他称之为 le langage．按照索緒尔的意見，这个語言活动具有两个方面：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索緒尔把語言活动的社会方面叫做"語言" (la langue)，把語言活动的个人方面叫做"言語" (la parole)．索緒尔給語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語言只是語言活动的一部分，当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一方面是为社会集体所具有的为了实現个人的这一能力所必需的条件的总和．"❶

索緒尔認为个人的言語是"意志和理解的个人行为"．❷

---

❶ 索緒尔: 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оцэкгиз, 1933, 34 頁．

❷ 同前註, 38 頁．

这种"語言"和"言語"的对立是直接从傑尔格姆把社会作为机械地联結起来的个人講話的总合的理解中得出来的．索緒尔認为，語言就是反映在社会心理中的个人講話的总合．他說道："假如我們能够掌握了每个人所积累的一切講話方式的总合，那我們就涉及到了語言这个社会关系．語言是实际言語的宝庫，它是在屬于同一集体的所有成員之中积累起来的．語言是語法体系，这語法体系潛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或者說得更恰当一点，潛藏在个人的总合的諸头脑之中，因为語言在任何一个人中都不能完整地存在，只有在羣众之中才能完整地存在．"❶

由于索緒尔把語言活动分成"語言"和"言語"，他自然也同样要把語言学分成外部的和内部的．語言活动往往是多种形式和多种体系的，涉及到各个范圍和方面，如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历史等方面．这样的語言活动是外部語言学的研究对象．外部語言学包括語言和人种学、历史学以及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一切因素．索緒尔用内部語言学来和外部語言学相对立．他認为内部語言学对語言学家說来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眞正园地．因为語言体系是它的研究对象．索緒尔說："語言学唯一的和眞正的对象就是把它作为自我存在来研究的語言．"❷ 研究語言不应当和分析这种語言的使用者即人民的生活配合起来，因为索緒尔認为"沒有任何必要知道某种語言是在什么条件下發展起来的"．❸

索緒尔的这个主張很明显地表現出了它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本原理有着原則性的分歧．后者認为語言是屬于社会現象之列的，研究語言必需和社会的历史緊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进行研究，才能理解語言的特点和語言發展的規律．

索緒尔在提出語言学的研究方法时也是和他的主張一致的．他認为应当把語言看成是自我存在的，好像是一个封閉的穩固不变的整体，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离开了历史主义的原則，而提出了研究語言材料的

---

❶ 同前頁註，38 頁．
❷ 同前註，207 頁．
❸ 同前註，45 頁．

静态方法．索緒尔提出了这样一条原理，認为在言語中所發生的一些各别的变化不会在本質上触及語言体系的穩固状态．所以在分析語言体系本身时，这些变化沒有任何意义．語言的状况是經过一段非常長的时間而自我变化的．索緒尔說："言語活动只是以語言的某一状况为基础，發生于某种語言状况之間的变化在言語中是沒有位置的．"❶

既然索緒尔是这样認为的，所以他得出結論說，語言不应当从历史的观点上去研究，或者照他的說法不能从"非同时"（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й）的观点去研究，而要从"同时"（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й）的观点去研究．所謂用"同时"的观点去研究語言就是研究事物的現状，确定語言的某一状况．索緒尔認为只有同时性才能使我們有可能看清語言本身，而非同时性不能使我們来認識作为一个体系的語言，而只是一堆个人言語中的具有两体系之間的性質的变化着的語言現象．索緒尔說："語言中一切非同时現象都是通过言語發生的．在言語里可以找到一切变化的根源，每一个变化在尚未通用以前首先是在某些人中开始运用的．"❷

索緒尔認为語言学中有原則重要性和唯一决定意义的部分就是同时語言学，因为似乎正是它保証了把語言作为一个体系，作为一个穩固的封閉的語言状况来研究．索緒尔說："同时語言学研究的是联系各同时并存的要素并构成一个体系的邏輯和心理的关系，像同一个集体意識所感受的那样来研究这些关系．"❸

語言是一个体系的主張以及語言体系穩固性的概念对于語言事实的研究發生过一定的良好影响，因为它使得語言学家有可能对許多語言作科学的描寫．社会学派随鮑都恩·德·庫尔特內之后提出了研究語言的体系方法，这个方法考虑到了語言現象的相互作用，这一点也是好的．但是索緒尔和他的追随者們不正确地把这一方法和历史地研究語言对立起来．反历史主义是社会学派的主要缺点之一．

尽管社会学派在語言科学的發展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它的一般方法論的立場是錯誤的，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这个学派在語言学

❶ 同前頁註，96 頁．
❷ 同前註，102 頁．
❸ 同前註，106 頁．

中不正确地理解了語言的本質，不承認語言的物質性．社会学派把語言看成是約定的傳統体系，于是不承認語言只能够是有声的．他們这样說："…語言是約定性的，并且約定符号的本性是无关緊要的．至于發音器官問題，自然在語言問題中是个次要問題．"❶

以索緒尔为首的心理社会学派是欧洲語言学發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于許多現代語言学学派，特别是目前的最流行的所謂結构主义学派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談到結构主义的理論以前，简單談談另一个学派，它的产生是由于反对新語法学派的經驗主义以及新語法学派对某一質的产生和消亡的原因如不能用語音規律來解釋就不願意去解釋的态度．这个学派的名称是功能主义学派．它大約是在本世紀 20 年代产生的．語言学中功能主义学派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英語学家赫倫（W. Horn）．他在他的"語言机体和語言功能"（Sprachkörper und Sprachfunktion）那本篇幅不大但内容充实的書中主張："功能支配着語言規律．"❷ 这就是立刻采取了反对新語法学派的立場．

为这个学派所發展起来的語言要素的功能合理性理論向正确地了解語言本質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学派的代表者們在語言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語言交际功能的决定作用．赫倫在上面提到的那本書中写道："語言是最大限度地为交际目的服务的，并且在它的發展中也可以看到它在力求更好地实現这个目的．所以它一定要抛棄那些沒用了的东西．"❸

把語言的發展理解为它的各个質的意思明确性的加强过程，而这种明确性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所必需的．这样的理解是功能主义的特点．

功能主义的学者們也要求語言的分析方法更加准确．一方面，他們認为要弄清語言某一功能的發展，弄清表达某一功能的語法形式就必needs对語言事实作历史比較研究．另一方面，他們認为应当在各个現

❶ 同前頁註，35 頁．

❷ W. 赫倫：Sprachkörper und Sprachfunktion, 2. Auflage, Leipzig, 1923, S. 131.

❸ 同前註，2 頁．

象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語言，以便弄清一种功能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轉移．赫倫写到："在这一方面比較研究作为弄清相互作用的一种方法是恰当的."❶

功能主义的学者們表明了他們的分析具体語言材料的理論性的原理是有效果的．他們写了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具有丰富的事实材料以及在对語言事实的历史比較和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周密論証过的理論性的結論．对于功能語言学特別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些作品：柏哈哥尔（Бехагель）的"德語句法学"(«Неме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1923—1928)三卷集，卡尔·瑪也尔（Karl H. Mayer）的"保加利亞語变格的消失"（Der Untergang der Deklination im Bulgarischen）(1920)及其他．

至于功能学派的缺点，那应該說仍然是在解釋語法范疇上的心理主义，以及除了功能合理性以外有意地忽視对某一語法形式的形成有影响的其他因素．由于这个緣故，功能学派的学者們在他們的著作中非常注意說明各种形式消亡的原因，但很少說明代替語言中被排挤出去的形式的东西是怎样形成的．例如卡尔·瑪也尔正确地指出"只有当語言中有了完全等値的东西来代替某一格的功能以后，詞尾变格才成为多余的东西而不再通用了"❷．然而他并不打算确定，为什么用前置詞的体系去代替变格詞尾在保加利亞語中是完全等値的，而在其他斯拉夫語言中就不如此，在这些語言中尽管有各种前置詞，但仍然保留着变格的詞尾結构．这就限制了它提出复杂的問題，这也是整个功能学派的缺点．但尽管有这样的缺点，功能主义还是有助于更深刻理解語言的过程并用新的事实丰富了語言科学．

新語法学派的語音規律不可变更性这一主張也成了奧地利的語言学家胡格·舒哈尔特（Hugo Schuchardt）(1842—1928)在他的著作中尖銳批評的对象．这位語言学家創始了外国語言学中的所謂文化历史学派．与新語法学派相反，舒哈尔特在語言的交融中看到了語音变化的原因．这种語言的融合或者是在人种上的融合范圍内进行的，或

❶ 同前頁❷註，3頁．

❷ 瑪也尔：Der Untergang der Deklination im Bulgarischen, Heidelberg, 1920, s. 31.

者是在某些同族的、紧密相联系着的社会集体之中进行的。他說："在每一个大的中心，人口都有特别大的流动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融合。"❶

在现代外国語言学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各种派别的結構主义。結构語言学是索緒尔思想和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学說的繼續和發展。結构主义这一現代語言学中旗幟鮮明的派別，是20世紀30年代在布拉格的語言学家中形成起来的，因此被叫作語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1929年布拉格語言学会發表了自已的綱領，提出了他們據以进行研究工作和分析語言材料的基本理論原理。这一对外国語言学有重大意义的綱領發表在布拉格学派的專門刊物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布拉格語言学会著作彙刊") 第 1 期上。在这个刊物上發表作品的語言学家都把索緒尔看成是他們的精神之父。

布拉格語言学会是在1926年正式成立的。这个学会不仅仅發展了索緒尔的思想，而且还發展了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的許多思想，特别是他的音位理論。布拉格結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特魯別茨柯伊 (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 在談到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的著作对結构音位学發展的意义时写道："是鮑都恩•德•庫尔特內第一个想到应当有两种不同的关于音的描写学問：一种是把具体的音作为物理現象来加以研究，一种是把具体的音作为語言集体用于交际目的的声音信号来加以研究"。❷

特魯别茨柯伊还指出，布拉格結构主义者在1928年海牙国际語言学大会上發表的簡要綱領中就已發展了鮑都恩的思想。在这个綱領中严格地把音位学和語音学划分开来，这种划分是以从語音中分出音位为基础的。布拉格結构主义者跟随着鮑都恩•德•庫尔特內把音位看作是对具有区分意义作用的語音典型的心理表象。此外，在这个綱領里还要求把語言看作一种体系，要求找出各种語言的音位体系的結构規律。

---

❶ 舒哈尔特：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Госиздат, 1950, 35 頁。

❷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v. 7, Praga, 1939, P. 8.

布拉格学派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細致地研究关于音位体系的学問上，他們把这門学問叫作音位学。根据布拉格結构主义者的观点，整个語言的語法构造和詞彙构造的性質是由音位体系和这一体系的特点决定的。因此，他們把音位学看作是語言学的基本学科而把它提到結构研究的首位上来。

上边已經說过，結构主义者在語音学和音位学之間划了一条界綫。特魯別茨柯伊把語音学規定为研究語音的物理、生理性質的科学，而音位学則主要研究每种具体語言的各个音的区分意义作用。他在論述这个問題的时候一开始就引用了索緒尔关于必需区分个人言語活动和語言結构的观点。特魯別茨柯伊說："語言結构存在于該語言集体的全体成員的意識之中，并且是无数具体語言活动的基础。"❶

特魯別茨柯伊認为，应該相应地把語音和音位区分开来。語言是个人言語的因素；音位則是語言結构的因素，它沒有物理材料，只有功用。特魯別茨柯伊承認，他在早期著作中傾向于把音位看作是音的表象，这样的看法是同鮑都恩給音位所下的定义（音位是語音的心理等价物）相符合的。但他在晚期著作中在給音位下定义的問題上同鮑都恩·德·庫尔特內开始有了很大的分歧。特魯別茨柯伊在批評鮑都恩的定义时写道："这个定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跟同一个音位相对应的可能有几个語音（作为它的变体），而每一个这样的語音都有自己的'心理等价物'——即与之相适应的音响的和运动的表象。此外，这个定义还要有一个前提：語音本身应当是完全具体的現实的已知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❷

特魯別茨柯伊認为語言的整个声音材料只存在于意識之中，它不是物理現实。他从这一主观唯心主义前提出發而把音位看作是沒有物質性的因素。他說：

"音位首先是功用方面的概念，应当从功用方面来給它下定义。"❸

可見，在特魯別茨柯伊的理論中，音位不是被看作一种現实的声

---

❶ 同前頁❷註，3 頁。
❷ 同前註，37 頁。
❸ 同前註，3 頁。

音現象，而是看作一种在任何物質之外的完全抽象的东西。这样理解音位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这样解釋需要有一个前提，即思惟能够脫离語言而存在。

按照結构主义者的意見，語音学只是关于个人言語的科学的一个部門，而音位学则是語言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語音学研究音的物理方面，音位学是关于音的功用的科学。对語音学来說重要的是音的声响差別，即用耳朵或仪器所能感知的差別；对音位学来說重要的只是語义上或功用上的差別。这样，在划分音位和語音的基础上也就划分了音位学和語音学。而且，特魯别茨柯伊同其他結构主义者一样，維护这样一个观点：一种語言的音位体系只能通过跟另一种語言音位体系的对立才能确定。按結构主义者的意見，只有确诸两种語言的音位上的差別才能使我們認識所研究的語言内部各个音位間的差别。同时，結构主义者給"体系""結构"这两个术語的内容加进了特別的意义色彩，但他們运用这两个术語并不是永远前后一貫的。他們把結构看作是創造各种語法形式和詞彙形式的先驗可能性，而体系則是語言中的这些可能性的具体选擇。

在布拉格結构主义者的学說中，音位学是一門包罗万象的語言科学。它首先从事分析和确定具体語言的音位体系，这是它的主要部門，叫作"体系音位学"(Фонология системы)。音位学的第二項任务是解决这样一个問題：語言怎样利用自己的音位体系来构成較大的語言單位，即詞、詞素和句子。根据所研究的語言單位的性質，又建立了音位学的如下一些部門：詞的音位学(Фонология слова)，詞素音位学(морфофонология)和組合音位学(фонология синтагмы)。这些部門从語言的音位数量，或如特魯别茨柯伊所說的从所研究的語言的音位清單出發，确定組織音位来創造語音綜合体的各种可能性。按照他的意見，音位的数目决定詞彙的丰富程度、語言語法构造的性質、語調手段的选擇等等。

这样誇大語言音位构造的作用不能認为是正确的，因为語言不是自我产生的，它是社会为了滿足对交际手段的需要而創造出来的。人民根据概念数量增長的需要，并根据远古时代就已确定了的語言發展的一定趋势，为自己創造了語言手段，其中包括音位。如果有时需要

間語言中哪一个組成部分决定其他組成部分的性質，那么这样的組成部分也未必是語言的音位构造．語法因素和詞彙因素的性質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够决定語言音位构造的变体和数量．例如，汉藏語系的某些語言，由于詞的結构是單音节型的（这又是由于这些語言語法构造的孤立性質所造成的），所以它們的音位构造在数量上特別丰富．如，根据特魯別茨柯伊的材料，緬甸語有112个音位❶，这使得緬甸語尽管它的詞的結构有極严格的条件（詞永远是單音节的、結尾必須有元音），但仍有足够数量的詞以表示在现代發展水平上人类思惟所形成并在人民生活中所运用的全部概念．印欧諸語言的屈折性質的构造决定了詞的多音节結构，因而就沒有必要發展过多的音位．因此，任何一种印欧語言的音位清單中都不超过30－40个音位．

应当注意到，某种語言中詞的数量不是由該語言音位的数量决定的．为了保証每个人民都有一切可能在現代需要范圍内增加概念的数量，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概念的物質外殼，这种需要决定了詞的数量．

結构主义者夸大音位清單在語言体系中的作用，还表现为他們采取反历史主义态度研究語言事实．語言的音位构造是一个历史上的变数：它在語言的發展过程中变化着，根据語言發展的具体条件或是縮小或是扩大．例如，从俄語的發展中可以看到音位构造比古俄語时大大縮小的現象，只是由于消元音的消失或轉成 o 和 e（мъхъ——мох，дьнь——день）就失去了两个音位．

布拉格結构主义者的理論原理虽然有上述这些缺点，但他們的著作整个来說还是很有用和有成效的，因为他們在理論上研究并描写了大量語言，这些語言在这以前是科学界很少知道的．突出的如特魯別茨柯伊一个人就描写了200种以上的語言，并且使科学界熟悉了这些語言．布拉格結构主义者在制定分析語言材料和科学地描写語言材料的方法方面也作了許多工作．

現代外国最重要的关于語言接近性的起源的理論之一——語言联盟論也是与特魯別茨柯伊的名字联系着的．尙在20年代特魯別茨柯伊从事分析和从理論上研究高加索諸語言时就已得出这样一种想法：地域相邻的諸語言中許多构形因素的相近甚至声音相同，可能是由于他

❶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v. 7, p. 220.

們的相互影响产生的。高加索諸語言的材料使得特魯別茨柯伊确信：施莱哈尔的母語假說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福尔图拿托夫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意識到了，福尔图拿托夫学派对于特魯別茨柯伊成为一个語言学家起了很大作用。特魯別茨柯伊开始一貫維护約翰·史密特的波浪論，他認为这个理論不仅适用于一个語言的各种方言，而且适用于非同族的但散布地域邻接的諸語言。

特魯別茨柯伊認为語言的相互接触具有很大意义，这一思想他几乎保持了20年。在篇幅不大但内容深刻有趣的文章"关于印欧人問題的一些想法"(Мысли о проблем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ев)中完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篇文章是他死后在1939年發表的。在这篇著作中特魯別茨柯伊提出了他的著名論点："語系"这一概念并不一定要求这一組語言起源于一个母語。在專門談到印欧諸語言的起源問題时，特魯別茨柯伊写道："老实說，認为有过統一的印欧語，而各支印欧語都来自这个統一的印欧語这种假說是沒有什么特別根据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認为，各支印欧語的祖先是彼此近似的，通过不断接触、相互影响和相互假借而使彼此逐漸更加接近了，但任何时期也沒有成为完全一致的。"❶

特魯別茨柯伊特別善于深入整个现象的本質和細致地系統地整理各种事实，他以这种特有的能力提出了印欧系諸語言的 6 个結构特征，即：

1. 沒有元音的和协。
2. 詞首的輔音构造不比詞中和詞末的貧乏。
3. 詞不一定从詞根开始，它可以有前綴。
4. 不仅借助于詞綴构形，而且还通过詞根中的元音交替来构形。
5. 除元音交替外还有輔音的自由交替也起詞法作用。
6. 及物动詞的主語和不及物动詞的主語形式相同。

这 6 个結构特征中每一个都能在非印欧語言中遇到，但只有属于印欧系的各种語言才同时具有这 6 个特征。因此，按特魯別茨柯伊的

❶ 特魯別茨柯伊：Gedanken über das Indogermanenproblem. "Acta linguistica". Copenhaque, 1939, 82 頁.

意見，一种語言若沒有这 6 个特征，即使在它的詞彙里有許多同印歐諸語言相对应的因素，也不能算是印歐語．相反，一种語言即使大部分形式因素和詞彙是从非印歐語借入的，只要具备了上述 6 个結构特征，則仍然算作印歐語．

特魯別茨柯伊确定了印欧系諸語言必备的結构特征之后，进而認为：一种語言，如果失去了这 6 个結构特征中的一个，就不再是印歐語了；相反，一种語言，如果获得了上述 6 个特征中它所缺少的特征，就成了印歐語．在某种語言里第一次齐备这 6 个結构特征（該語言詞彙中又有一定数量的詞同以后在書面文献中得到証証的印歐諸語言有規則的对应）的时間就是語言的印歐体系产生的时刻．但这并不排斥如下的可能性，即：在此同时有几种語言由于地域邻接的結果都成了印歐語．

特魯別茨柯伊对高加索諸語言、芬兰一烏格尔諸語言以及其他非印欧語言有卓越的知識并且熟練地掌握了历史比較法，他在这个基础上企圖弄清最初散布印歐語的地区．他認为，产生語言的一致构造的地区应当跟具有上述 6 个結构特征中某一部分特征的語系的地域相邻接．按照他的看法，在印歐語系的形成中有两大羣語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1．烏拉尔—阿尔泰語羣，它有与印歐語相同的主格結构（第 6 个結构特征）和輔音的自由交替（第 5 个特征）（但这种交替只存在于烏拉尔—阿尔泰語羣的芬兰一烏格尔部分中）；2．地中海地区的語羣，現在的高加索諸語言和閃密特諸語言可以代表这一語羣的古代构造，在印歐語所具有的上述 6 个結构特征中它有前 4 个．

特魯别茨柯伊企圖通过对各种音位要素和詞法要素的分析来証明，印歐語是从与現代东高加索諸語言的类型相似的类型向与芬兰—烏格尔諸語言和阿尔泰諸語言构造相似的类型發展的．

印歐語的这 6 个結构特征确实可以代表印歐語系的特点．但是不能同意特魯別茨柯伊这样的意見：失去 6 个特征中的一个或获得一两个所缺少的結构特征，就能决定一种語言不再是或已成为印歐語．

分析了現代的印度伊朗諸語言之后發現其中有所謂主动結构（эргативн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这种結构在梵語和普拉克利特語

(пракрит) 各方言中都沒有。❶ 这样，印欧語系的一个語支由于消失了第 6 个特征而破坏了 6 个結构特征的系統，但是現在印度諸語言完全有根据地仍然被看作是印欧語言。元音和协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在印欧諸語言中确实沒有順行的元音和协即所有元音向前置的詞根音节的元音看齐，但在日尔曼諸語言中却可以找到逆行的元音和协的因素即后边的元音影响前边的元音（u音变現象）。这个現象并不妨碍日尔曼語具有一般的印欧語性質。

看来，問題不在这些任意选出来的結构特征，而在于物質对应，首先是构詞手段和詞形变化手段体系中的对应以及古代的根詞素的对应上。

特鲁别茨柯伊把印欧諸語言的形成过程看作由远古时若干組人民历史上的和地域上的相互联系所决定的历史过程，这无疑是特鲁别茨柯伊观点中可以肯定的东西。

語言联盟的思想对研究某些組語言，如高加索諸語言、汉藏諸語言和許多其他語言是很有成效的。研究巴尔干各人民的語言接触的后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巴尔干各人民的語言有新的結构上的和物質上的共同性，虽然这些語言是屬于印欧語系的不同語支的，而巴尔干語言中的土耳其語还完全不是印欧語。

用語言联盟論来研究苏联各人民的語言也是有很大远景的，因为这些民族的經常合作使得他們的語言中产生了共同的要素。

布拉格結构主义学派在許多国家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鳴。在布拉格語言学会的直接影响下在丹麦产生了一个語言学团体。这个团体起初完全支持布拉格学派的各项理論原則，但不久在丹麦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就开始出現了自己的特点，丹麦的結构主义获得了独特的性質，因而可以把它看作語言学中的一个特别学派。

丹麦結构主义学派或称哥本哈根学派，它的首領过去是布龙达尔（В. Брендаль）（1887—1942），現在是耶尔姆斯列夫（Л. Ельмслев）（1899）。1939 年發表了布龙达尔的語言学工作綱領。布龙达尔死后，在 1943 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普通語言学概要”（«Очерк

❶ 見 Jules Bloch L'Indo-aryen du Veda aux temps modernes, Paris, 1934.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在这两部著作中叙述了哥本哈根結构主义的各項基本原則。

在这两部和某些其他著作里布龙达尔就已經完全放棄了用以解釋語言学問題的心理主义而采取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Гуссерль）——所謂“形式哲学”（«Гештальтфилософия»）的創始人——的邏輯斯提体系。根据胡塞尔的理論，邏輯是純先驗的科学，既不从屬于心理学也不从屬于社会，只与超时間的絕对眞理有关系。它作为一門科学应当从事描写这些眞理或現象的本質，这些現象既不是心理的也不是物理的現实，似乎只是不依賴于任何东西的永存的思想、永世的价値。布龙达尔和他的信徒依据胡塞尔的唯心主义理論而更加强調非历史地研究作为語言不动状态各个部分的語言事实的合理性。結构主义者認为，語法范疇是包罗万象的不变思惟的表現，因而他們从自己的語言学活动的綱領中完全取消了历史方法。一切都建立在語言体系內部各語言事实的对立上（他們常用 оппозиция 来表示“对立”）。索緒尔提出了語言結构的靜态描写的原則，而結构主义者則要实現語言的細致的結构描写研究——研究作为結构單位的語言，同时确定了所謂“先驗的語法”（априор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或“概念的語法”（понятий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的基本原理。与布拉格学派相反，哥本哈根学派把全部努力放在研究先驗的包罗万象的語法上，把这种語法作为任何語言結构的基础。

結构主义者的普遍語法定出各种邏輯的或概念的范疇，認为这些范疇是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民的語言都必須具备的，因为包罗万象的“集体意識”包含在永远存在的理性原則的总合中，而这些原則是建立每个具体語言体系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論前提，普遍語法应当定出最低量和最高量的可能有的詞类，找出可能有的格的关系，句子的邏輯分析必备的形式等等。先驗的普遍語法的目的就是确定永存的和不变的邏輯范疇，而在分析具体語言的語法結构时就根据这些范疇来划分詞和形式。普遍語法所确定的語言的“超时間”范疇既不依賴于語言的具体物質也不依賴于語言集体的思惟过程，它們是一般思惟与具体有声語言間的独立中介。哥本哈根結构主义者認为，每种語言的結构都正是建立在这些邏輯范疇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还是根据两个超时間，

超語言和超地域的規律来建立的．这两个規律就是确定者同被确定者發生关系的規律（根据它来构成某一个組合）和联想的規律．这样，任何語法关系都被結构主义者看作是确定者对被确定者的关系，例如，在主要句和从屬句的关系中被确定者是主要句，确定者是从屬句．主語对謂語的关系同样也是确定者对被确定者的关系，其中主語被看作是被确定者，等等．至于联想的規律，則是指使得有可能在意識中把詞和个別的事物或事物之間的关系联系起来的东西．例如，如果您运用 книга（書）这个詞，那末在您腦子里就会产生同某一本具体的書、它的各个部分、它的位置等等的联想联系．

結构主义者还認为这两个决定語言体系平衡的規律本身又是建立在絕对的、超时間的对立規律之上的．按結构主义者的看法，每个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各單位的对立之上的．譬如，небо（天）这个詞，如果它不和 **земля**（地）这个詞相对立，就不可能存在；**женщина**（女人）这个詞，如不和 **мужчина**（男人）这个詞对立，就不能存在；濁輔音 б，д，г．如它們不和清輔音 п，т，к 对立，就不能存在，等等．

結构主义者研究出来的所有这些規律本来都可以看作語言中的个別的、局部的、有条件的規律，作为对具体的語言材料的某些观察的結果接受下来．但問題在于，結构主义者把它抬高成为某种不变的、絕对的、不依賴于具体語言材料的、永世長存的和不依賴于社会需要的东西．只要看一看这样一个論点就够了，他們認为語言中的一切都存在于对立之中，对立之外沒有語言．这个論点是結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共有的．难道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能够認为，这个或那个詞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它跟另外的詞对立嗎．要知道，詞不是結构內部特点造成的，它是因为社会有給新創造的或新認識到的事物或現象命名的需要而創造的．現实的实际是語言一切單位的源泉．这些單位是从現实中抽象出来的并且概括地反映着現实；由結构內部条件决定的仅仅是它們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內容．

哥本哈根結构主义認为，思惟和所有邏輯范疇都是不动的、永存的，并且不依賴于具体語言物質．这种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思惟只是人类社会的成員才具有的，因此它与人类社会的發展一起产生和發展．

同时，思惟以及它的各种邏輯范疇是不能存在于具体語言物質之外的．思惟永远是和語言联系着的，語言是思惟的物質外殼，而且語言的語法构造是語言和思想的关系中極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每一种語言都制定自己独特的語法規則，自己独特的組詞成句的規則，这些規則与其他語言的規則可能有原則区别，因为每个人民在語言創造上都是独立的．每个人民按自己的方式来認識現实中的現象和事物的現实相互关系并且按自己的方式在自己語言的語法构造里把它們加以抽象．事物和現象間的相互关系本身是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人們对它的認識而存在着的．譬如說，現实中的現象在时間里發展着．这种發展不依賴于人們是否認識了發展的时間关系．行为者对所进行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間上的关系、空間上的关系等等，但对这个关系認識的完整程度有多有少，这就使得不同語言中的語法范疇具有不同的外延．因此，語法范疇在內容上的一定共同性不是由思惟和它的各范疇的永存性、不动性造成的，而是由人們对現实中事物和現象間客观存在的关系認識的正确性造成的，思惟本身在不同的語言形式中慢慢地、逐漸地發展着并創制着自己的邏輯抽象。

在結束我們对哥本哈根結构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論观点的分析时，必須談一談耶尔姆斯列夫的語言学观点，因为他的观点中有某些独特的地方并且对許多現代語言学家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耶尔姆斯列夫把自己的語言理論体系叫作言符学（глоссематика）．耶尔姆斯列夫在自己的言符学范圍內發展了作为語言符号的言（глосса）的学說，这个符号有两个組成因素：表現和內容．这两个組成因素中每一个又都有形式和实体．符号的形式是由它的表現的音位形式和它的內容的語义形式构成的．同时，耶尔姆斯列夫强調指出，符号的形式不依賴于自己的声音实体，并且应当脫离声音实体来研究它，这就是說，两种不同的語言可能有相同的言（глосса）的表現的形式和內容的形式，音位构造可能完全一致，而不同語言的詞的物理內容、它們的具体語音构造可能是不同的．尽管"物理实体"不同，这些不同語言的詞却可以看作一个言．相反，同一个詞的不同的格的形式，虽然它們的声音实体相同，但按耶尔姆斯列夫的意見，却是不同的言．例如，俄語詞第一格 **ветер**（風）是一个言，而第四格 **ветер** 則

是另外一个詞.

这样，耶尔姆斯列夫把結构主义的一般趋向發展到了極端，即完全排除了語言物質，似乎在研究語言的結构时語言物質是不重要的、非本質的因素．結构主义者耶尔姆斯列夫把語言看作是有声言語的具体物質之外的任意选擇的符号总合．在这方面耶尔姆斯列夫明显地与美国語言学的一个流派——所謂"語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相接近．他与美国語义学派相近的地方还在于他們都熱中于令人头痛的杜撰的术語和数学式的公式．

应当指出，同語义哲学結合在一起的語义語言学是最反动、最沒有成效的語言学說．这个学說把語言看作生物現象，看作生物机体对外界刺激所發出的信号．"語言"这个术語并不一定是指有声語言．語义学派接受了索緒尔关于語言是符号体系的論点，但又与索緒尔不同，对語言符号作了庸俗唯物論的解釋．他們說，詞是一种符号与供給食物时發出的鈴声对狗是一种符号，兩者是一样的，詞引起人的同样的条件反射．既然語言符号能引起条件反射，在語义学派看来，語言学就可以解决社会政治任务，即促使阶級斗爭息灭、巩固和保存現行的社会制度．实現这項任务的方法是做到在重复一定的詞时能引起人們有益于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反射．此外，美国語义派語言学宣称詞的意义具有个人相对性的理論，制定了所謂上下文学說．根据这个理論，全部詞分成兩組：1）有物理上下文的詞；2）沒有物理上下文而只有象征（語詞）上下文的詞．每个詞的象征上下文可以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語义学派用物理上下文这个术語表示詞跟物理物体的联系．具有这一联系的是 стол（桌子），книга（書），город（城市）等等一类詞．在語义学派看来，如 свобода（自由），равенство（平等），демократия（民主）等等一类詞則沒有这种联系，它們是一些杜撰、臆造．每个人似乎都給这些詞以自己的意义，跟其他人給这些詞的意义是不同的．因此宣傳家能够为了一定政治目的而影响这些个人的意义．

例如，美国語言学家握尔波尔（Уолпол）在"語义学、詞和詞义的本性"（«Семантика, природа слов и их значений»）一書中开出了跟 материализм（唯物主义），идеализм（唯心主

义）等一类的馬克思主义的意义作斗爭的方案、指出用怎样的蠱惑人心的把戏能够降低前一个詞的意义而抬高后一个詞的意义.

美国語义派語言学之所以需要物理上下文这个概念是为了論証进步的概念的臆造性。美国各种語义学參考書有整整一章来闡述这个問題，这一章叫作“杜撰”或“臆造”，揚尔波尔說道：“臆造就是用以造成我們幻想的东西．正义同它的同伴：友誼、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孤立主义、綏靖主义——一起都是臆造.”❶“現实本身是一个大臆造”.❷

值得注意的是，如“殖民統治”这样的意义，揚尔波尔則不認为是臆造，而認为它是符合物理上下文的.

英美語义学派的一切鬼手法（有时甚至是相当巧妙的）都是远离眞正科学的无用把戏．因为詞的意义不是个人任意創造的結果，而是由社会在認識現实世界的事物和現象的过程中确定的．有人企圖排除这些或那些詞，使它們不再被运用，宣佈它們是无意义的抽象，但所有这些企圖都不能使实在現实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产生任何改变．而且一个詞也不是能根据某个語言学家的妄想而被排除的，因为作为認識現实的結果而創造出来的概念是不能存在于声音的即物質的外殼之外的.

× × ×

我們再回来看一看历史比較語言学.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發現了已死的赫特-魯維語支的語言和两种吐火罗方言，在这一發現提供的新印欧語言事实的基础上在20世紀第二个25年欧洲的历史比較語言学得到了極为繁荣的發展．各种学派和各个国家的語言学家团結起他們的力量来重新审查他們的先行者即新語法学者所提出的印欧語言学一切最重要問題．有关印欧語系人民的最初居住地区和統一印欧語分解成印欧系各独立語言的大概时間等問題的旧解决方案首先受到了重新审查．以前認为亚洲是印欧人民的“原始故乡”．后来德国的語言学家和考古学家有根据地推翻了这个假說，并且提出了新的假說，認为印欧人的最初居住地区是欧洲的北方，主

---

❶ 揚尔波尔：Semantics. The Nature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New York, 1941, 159 頁.

❷ 同前註 168 頁.

要是北德意志地区．但是德国印欧学家的观点在現代語言学中沒有得到支持．新得到的和仔細分析过的語言事实和古代类型的地名材料为反对認为操印欧系語言的民族起源于北欧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的論据．在这方面有重大貢献的是保加利亚学者伏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夫(Владимир Георгиев)，他是欧洲最大的語言学家之一．格奥尔基耶夫在他的重要研究著作"先希腊語言学"(«Догре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索非亚，第1卷—1941年出版，第2卷—1945年出版）中通过对希腊文字文献的語言中先希腊因素以及南俄罗斯和地中海、爱琴海地区的先希腊性質的地名的分析雄辯地証明了先希腊居民按其語言的性質是屬于印欧系的．格奥尔基耶夫依据可靠的事实材料就古代印欧語系人民的散布問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早在紀元前五千年或者甚至更早，中欧和东欧(但不是东北欧)——大致是德意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俄罗斯欧洲部分、巴尔干半島（包括罗馬尼亚和匈牙利)，極限还可能包括北意大利——就已居住着印欧人…那时印欧語就已經有方言差別，虽然方言間的差別还不很大。

这里主要有三組方言：北部印欧方言、中部印欧方言、南部印欧方言．操北部印欧方言的有日尔曼人，波罗的斯拉夫人．操中部印欧方言的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印度伊朗人．喀尔特人（кельты）是联系日尔曼人和意大利人的环节．操南部印欧方言的人有皮拉兹格人(пелазги)、魯維人（лувийцы)、赫特人（хетты）和使用象形文字的赫特人（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е хетты)；弗拉科人（фракийцы）和依利里人(иллирийцы)看来可能是联系这几組人的环节．吐火罗人(тохарцы)大概是住在鄰近弗拉科人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原始希腊部落大約在紀元前12世紀才来到爱琴海地区，他們逐漸佔据了先希腊居民的領土．他們还推动了所謂爱琴迁徙．参加这一迁徙的有各种不同的部落．特別是在小亚細亚發生过反复的、多次的語言混合．就这样通过各种印欧語方言的分解和交融而产生了利地語(лидийский язык)、利科語（ликийский язык）和卡里語(карийский язык)，但皮拉兹格語或魯維語是它們的基础．

上述三組方言中，直到不久以前我們了解得最好的是中部印欧方

言（拉丁、希腊、印度）．其次是北部印欧語（喀尔特、日尔曼、波罗的斯拉夫）因为这些語言只有时間較晚的語言文献．直到現在印欧諸語言比較語法主要建立在中部印欧諸方言的基础上，在較少程度上建立在北部印欧諸語言的基础上．"❶

格奥尔基耶夫在"印欧諸語言产生的問題"（«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一文中仍然維护这个观点，这篇文章發表在"語言学問題"杂誌1956年第1期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补充的語言材料，这些材料推翻了关于印欧諸語言的旧論点，旧論点認为各个印欧語言从共同基础分立出来是發生在紀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間甚至末期的事．格奥尔基耶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了印欧諸語言的分化是紀元前三千年以前發生的．

上述观点得到苏联最大考古学家之一特列奇雅科夫（П. Н. Третьяков）的支持．特列奇雅科夫在他的著作"东斯拉夫諸部落"（«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племена»）的第2版（1953年版）中在印欧諸部落出現的时間問題上还是贊成傳統观点的，而在"历史問題"杂誌1953年第11期上就把这一时期移到更早的时期，即紀元前第四个千年，認为巴尔干一多瑙地区的居民那时基本上就已經是印欧人了．

不久前完成了对紀元前17—12世紀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文献的解讀工作．这些文献为我們揭示出了一种特殊的希腊方言．这一解讀工作有力地証明了关于印欧諸語言起源的新理論的正确性．解讀这些文献的功劳也是屬于格奥尔基耶夫的．应当指出，20世紀斯拉夫国家的語言学家在解讀死語言的文字方面佔第一位．例如，現代历史比較語言学之能够深入了解赫特語文字文献的內容和正确地决定赫特語語法构造的印欧語性質都要归功于捷克最大的語言学家格罗兹內（Б. Грозный）．正是由于这位学者的卓越研究工作才使得印欧語言学有可能进一步發展起来，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印欧諸語言的比較語法．

苏联語言学在解讀难解的文字（虽然不是印欧語的）方面有很大成就．青年学者科諾洛佐夫（Ю. В. Кнорозов）找到了一把鑰

---

❶ 格奥尔基 Vorgriech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Sofia, 1941, 155頁．

起来了解用以書写美洲古代有高度天賦的文明的人民——馬雅人(майя)的文献的約定的象形文字体系。在这以前只是解讀了馬雅人的曆法文献，这些曆法文献是建立在高度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識之上的。犹利·科諾洛佐夫天才工作的結果使科学現在能够了解馬雅人文化發展的某些其他方面。科諾洛佐夫的研究成果在1955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用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題为"古代馬雅人的文字体系（解讀初試）"(«Система письма древних майя. (Опыт расшировки»).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第四代代表人物的極大成就是他們研究出了所謂"喉音理論"(ларинг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推动这一理論發展的有两个因素：1) 1879年出現了索緒尔的重要著作"印欧語元音原始体系的研究"，2) 在赫梯語中發現了 h 这个特别的音。

索緒尔分析当时所知的印欧語語音构造的材料而作出了一个假設：印欧基础語言还应当有两个特别的重濁性質的音。在历史上得到印証的印欧諸語言中沒有保存这两个音，但在每个古印欧語言中都留下了存在过这两个音的痕跡。索緒尔用大写字母 A 和 O 表示这两个假設的音。它們的遗留影响，按索緒尔的意見，是产生長的 a, ē ō 和出現印欧諸語言語音构造某些其他特点的原因。

索緒尔的这个意見在很長时期内仍然只是一个独創性的但未得到語言事实証明的假說，一直到科学界知道了赫特語的材料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对赫特語材料进行历史比較分析的結果表明：赫特語的許多形式和詞中，正好在索緒尔設想应当有他假設的两个音中之一即他用符号 A 表示的音的位置上，有一个表示特别音的文字符号。这样，索緒尔假說的正确性就为实际語言材料所証实了。

在現代的"喉音理論"的發展上，波兰的語言学家庫里洛維奇(Ю. Курилович)和法国的語言学家本温尼斯特(Э. Бенвенист)的研究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庫里洛維奇在他的"印欧語研究"(«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этюды»)❶这部对印欧語言学極为重要的著作中發展了認为所謂印欧基础語言有过三个喉音的理論并且确定了

❶ 見庫里洛維奇的 Etudes indoeuropéennes, Krakow, 1935.

它們的輔音性質．庫里洛維奇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喉音对最古时期的印欧諸語言的語音构造發生了怎样的位置影响，他因而得出了对印欧語詞根性質的新理解；他把詞根規定为純語音的范疇．但不能无保留地同意这种理解．詞根是句中基本意义的持有者．因此研究时是不能不考虑到它們的意义的．但这一保留不能否定庫里洛維奇基本論点的正确性，这个基本論点就是：印欧語詞根起初只能以輔音开头，而那些記录在書面文献中以元音开头的詞根中，在某一个时期在这一元音之前會有过喉音，例如，拉丁詞 ante（在…前）和赫特詞 hanti．

本溫尼斯特依據喉音理論企圖揭示印欧語构詞过程，他把这一过程，也是看作純語音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詞根的語义方面似乎不起任何作用．本溫尼斯特在他于 1935 年用法文發表的"印欧語体詞构詞法"(«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име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中企圖証明語音因素对印欧語体詞詞身的詞法結构起决定性的影响．本溫尼斯特根据自己分析的結果制定了印欧語詞根的五点理論：

"1．印欧語詞根是單音节的，三字母的．它由位于两个不同輔音之間的基本 e 构成．

2．在永远不变的公式：輔音＋e＋輔音中两个輔音可以采取任何次序，只要它們是不相同的就可以，只有清音不能跟送气濁音配合．

3．由詞根加后綴构成两个交替的詞身：I 是带完全元音的重讀詞根＋零級的后綴；II 是零級詞根＋带完全元音的重讀后綴．

4．給后綴只能加上一个扩展（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或者加在附于詞身 I 的后綴之后，或者加在詞身 II 中詞根和后綴之間（加中綴法）．

5．如果給已有后綴和扩展的詞身再加一个扩展或后綴，結果就一定是体詞詞身"．❶

喉音理論有它的追随者和繼承者，但同时也有反对者．它的反对者，例如，班凡特（Дж. Бонфанте）和波科尔內（Покорный）．班凡特是現今在意大利佔統治地位的学派"唯心主义新語言学"(«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неолингвистика»)（这个学派的自称）的

❶ 本溫尼斯特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име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осиноиздат, 1955, 201—202 頁.

著名代表人物，波科尔内是德国 1927—1932 年出版三卷集重要著作“印欧諸語言比較詞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❶ 的作者之一．談到想进一步研討喉音理論的人，則应当提一提美国語言学家薩丕尔 (Э. Сепир) 和斯台尔特万特 (Э. Стертевант) 的观点，他們認为喉音不是 3 个而是 4 个．

在这方面我們还想提出对列曼 (В. П. Леманн) 的某些反駁意見．列曼在“原始印欧語音位学”(«Прото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фонология»)(1952 年出版于美国) 中企圖証明，喉音只存在于原始印欧語中，而在印欧語和以后由它分出来的各印欧語中只有喉音的反映．

这个观点实質上是以施萊哈尔的把印欧母語看作实际存在过的統一語言的观念为基础的．新語法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駁倒了这个幼稚的观点．新語法学派研究出了对基础語言的更合理的观点，即把基础語言看作因語法构造、根詞彙和构詞因素極为相近而联合起来并且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的一些方言的总合．这种观点大大促进了对个別組印欧語的許多独具特点的解釋，特別是当考慮到底層 (субстрат) 的影响时．能够受底層影响的，不是久已不存在的音的反映，而是实在的音．赫特語的事实完全証实了喉音的实际存在．至于由楔形文字符号来表达的作为音素 h 的赫特語音是否真是喉音之一的本来語音形式，則是不关紧要的．赫特語中的底層是毫无疑問的事实，它能大大改变喉音的性質．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底層即使改变了这个音，但仍然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保留下来了．

喉音是一切印欧語言的共同財富，而且是極为特殊的財富．其他語系的語言可能沒有类似的音，例外大槪只有高加索型的語言．如果从易于消失这点来判斷，喉音是处于大大减弱的状态中．如果某一个个別的印欧語言，譬如說，同烏拉尔阿尔泰語系的語言發生了底層接触 (субстратный контакт)，那末这就能促使喉音逐漸完全消失．在語言方面被战胜了的非印欧居民掌握了印欧言語，而給予这一言語

❶ 这部詞典的作者有兩个人——瓦尔德 (Вальде) 和波科尔內．

以部分的新發音色彩．对他們的發音習慣格格不入并且憑听覺难以捉摸的喉音，他們感到了有这样的音，但实际發音时并不發出这个音而只是改变喉音周圍的音的發音特点．这种方法是以言語存在的前文字时期的快速口語的特点为基礎的．假定語言材料已經在書面上固定下来了，那么結果就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了．要讀已写出的符号就不得不为它找出某个独立的發音表現．印欧語語音构造新产生的發音特点又会漸漸地傳給本来就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

如果个別的印欧語言同有近似喉音的音的語言發生了底層接触，那么印欧語的喉音就会作为独立的音保存下来，但会跟被战胜的非印欧語类似的音同化起来．看来，赫特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許多語言学家都認为它有高加索語的底層是显而易見的．

現代历史比較語言学家，除了研究印欧語言学的局部性問題之外，还著述了許多关于个别印欧語的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語言科学这一主要部門．在这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丹麦語言学家彼得尔逊（Х. Педерсен）的許多著作．他寫出了这样一些有趣的書，如“赫特語和其他諸印欧語”（«Хеттский и други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языки»（哥本哈根，1938 年版），“从比較印欧諸語言的观点看吐火罗語”（«Тохарский язык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равнения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哥本哈根，1941 年版），同路意斯（Г. Льюис）合著的“喀尔特諸語言簡明比較語法”（«Кратка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ельтских языков»）（該亭根（Геттинген）1937 年版和莫斯科 1954年版），以及其他等等．这些著作的特点在于，它們不是純描写性質的，例如，与德国語言学家弗里特里希（И. Фридрих）的类似著作不同．彼得尔逊的著作中利用了大量的历史比較材料并且对这些材料作了極有趣的理論解釋．彼得尔逊企圖为他所分析的語言的每一个个別因素找出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这些解釋多数都是很有独到之处并且經过可靠論証的，尽管有些还有待商榷．

1952 年在索非亞出版了保加利亞著名学者傑切夫（Д. Дечев）的篇幅不大的書籍“弗拉科語特点描述”（«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фрак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保加利亞語叫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на

тракиския език»)。这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界的一件大事。弗拉科語是巴尔干半島的一种已死的印欧語，它有極大的科学价值，因为它很明显同阿尔巴尼亚語有發生学上的联系，阿尔巴尼亚語在印欧語系中处于一种孤立的地位。

傑切夫只分析弗拉科語詞的語音构造，因为沒有弗拉科語的連貫文章无法研究这种語言的詞法和句法。尽管材料有限，傑切夫仍然雄辯地証明了，弗拉科語与跟它在地域上接近的同时代的两种語言依利里語（иллирийский язык）和弗里格語（фригийский язык）不同，前者是屬于«сатем»組的，而后二者，按傑切夫的意見，則是屬«кентум»組的。証明阿尔巴尼亚語是弗拉科語的直接繼續的証据也是很有趣的。但是，傑切夫認为弗拉科語起初跟伊朗諸語言有密切的亲屬关系，而它的不同于伊朗諸語言的特点是由于它跟埃特魯斯語（этрусский язык）融合而产生的。他的这个观点是沒有說服力的。为了証明这点必須引用更多的材料，引用弗拉科語和埃特魯斯語詞法材料、构詞材料，而我們現在对埃特魯斯語的了解程度以及弗拉科語的連貫書面文献的缺如都使我們現在还不能作到这些。

苏联語言学家对历史比較語言学，主要是在研究伊朗諸語言方面，有很大貢献。1949 年出版了阿巴耶夫（В. И. Абаев）的材料丰富、理論总結深刻的著作“奥森庭語言和民間創作”（«Осетинский язык и фольклор»）。这本書的基本論点是这样一个思想：奥森庭語是在高加索語底層上的伊朗語。虽然沒有 19 世紀以前时期的奥森語書面文献，但阿巴耶夫借助于历史比較分析和对奥森庭民間創作材料的分析相当明确地描繪出了奥森庭語在将近两千年过程中的發展情况。在这本書中还証明了把奥森庭人跟古阿兰人（аланы）看作是同一个人民是正确的，阿兰人在紀元前 7 世紀到紀元前 3 世紀的时期是屬于斯基弗—薩尔馬特部落組合（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ие племенны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的。

在苏联的領土上居住着許多操伊朗諸語言的人民。这些伊朗語言几乎直到現在还是很少被描写过的，从而也是历史比較語言学所很少能够利用的。因此，索科洛娃（В. С. Соколова）論述苏联領土上的伊朗諸語言語音的各种著作的問世填补了这方面的重大空白。在这

位天才語言学家的許多著作中特别应当提出"塔吉克語語音学"(«Фонетика таджикского языка») (1949年出版) 和"伊朗諸語言語音学大綱" («Очерки по фонетике 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1953年出版). 后書的第1卷是分析别鲁日語 (белужский язык)、庫尔德語 (курдский язык)、塔雷什語 (талышский язык)、塔特語 (татский язык) 的語音构造的. 第2卷分析了奥条庭語、雅格諾布語 (ягнобский язык) 和帕米尔諸語言 (памирские языки.)

索科洛娃的著作是根据描写語言学的方案編写的. 但是每一种到現在还很少研究过的伊朗語的語音体系的科学描写对历史比較語言学的进一步發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密勒 (Б. В. Миллер) 的著作"塔雷什語言" («Талыжский язык») (1953年出版) 和拉斯托尔古耶娃 (В. С. Расторгуева) 的两卷集著作"塔吉克語方言学大綱" («Очерки по таджик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1952年出版). "塔雷什語言"不仅描写了这种少文字的伊朗語言的語音构造, 而且描写了它的語法构造. "塔吉克語方言学大綱"描写了塔吉克語的瓦尔佐布土語 (варзобский говор) 的語音和語法 (第1卷)和色丹 (Шайдан) — 阿什特 (Ашт) — 楚斯特 (Чуст) — 喀山塞 (Кассансай) 一带的塔吉克語北部諸土語的語音和語法 (第2卷).

斯拉夫語言学方面的最卓越著作是費林 (Ф. П. Филин) 的"古基輔时期俄罗斯文学語言詞彙" («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древнекиевской эпохи»). 这部著作1949年發表在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报第80卷上. 这部著作的优点在于, 它在俄語历史詞彙学中第一次把古俄語詞彙作为有复杂的相互联系和規律性的一个体系来加以闡述. 費林分析了古俄語的各种意义層 (смысловые пласты) 后确信"往年故事"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反映了古基輔时期俄語的真实状况. 基輔时期古俄語在詞彙發展上有其特殊規律和摇摆不定的現象. 这是教堂斯拉夫語詞彙層同东斯拉夫語言基础有机溶合的結果. 按費林的意見, 这种溶合的原因是古俄語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作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部族的部

落間的共同語言．形成这一部族的中心在当时是基輔．

費林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俄語語言学方面的有趣著作，而且对普通語言学来說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是企圖在体系分析基础上来系統整理历史比較語言学所积累起来的事实的第一个認眞尝試．这位研究者借此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构拟出所分析时期語言中的詞彙过程和运动的情景．

苏联語言学还以日尔孟斯基 (B. M. Жирмунский) 的極出色的著作丰富了日尔曼語言学．这部著作就是 1956 年出版的"德語方言学"(«Немец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日尔孟斯基亲身对居住在苏联各地区操德語方言的人进行了多年的观察，并且仔細研究了已有的关于德語方言学問題的著作，他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这部带有广泛历史比較回顧的比較描写性的大作．由于作者作了历史比較回顧使得他有可能提出并按自己的方式解决各种德語史的复杂問題．可惜的只是，在这部意义和篇幅都很大的著作里沒有德語各方言比較詞彙学的地位．

近来还出版了一些非印欧語方面的內容可靠具有深刻的历史比較性質的著作．語言科学因得到这些著作而丰富起来．特別应当指出的是桑熱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的"蒙古諸語言比較語法"(«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和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突厥諸語言組所編写的"突厥諸語言比較語法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近年来苏联語言学的特点在于，关于印欧諸語言和非印欧諸語言的研究著作多是描写性質的．之所以造成这一特点，部分地是由于 1950 年以前馬尔 (Н. Я. Марр) 学派在苏联語言学界佔統治地位，而这个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历史比較語言学在苏联的發展，部分地是由于苏联語言学家对語言学研究上的結构原則有明显的爱好，特別是当研究的对象是苏联一些民族的很少研究过或根本未研究过的語言时．这种对語言分析的結构方法的爱好当然不能看成是什么錯誤的事情．科学地描写和系統整理具体語言材料无疑是有其优点的，特別是語言材料具有專門特点时．但描写的方法不应当成为併吞一切的方

法、还需要有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的各种像样的著作. 必需創造条件使我們出版物中不仅出現小文章而且出現研究印欧諸語言或其他語系諸語言历史比較語法的大問題的大部头書籍. 苏联語言学是有多方面發展的可能性和一切前提的.